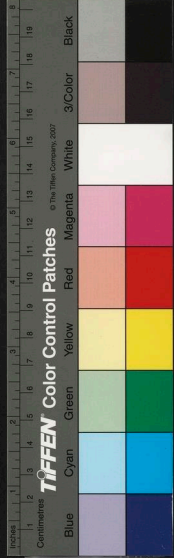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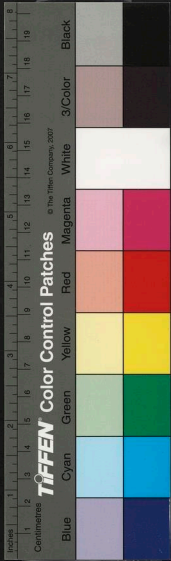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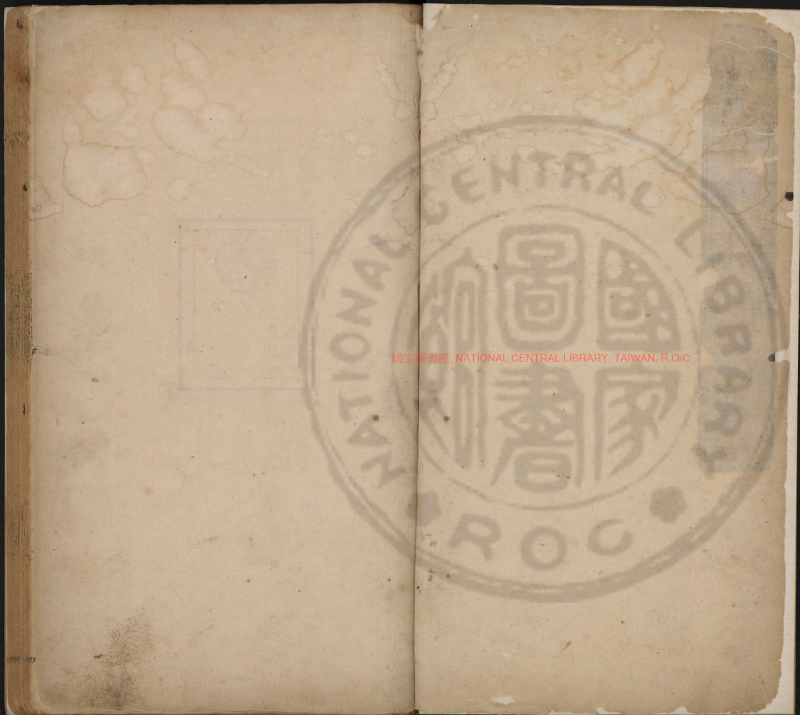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

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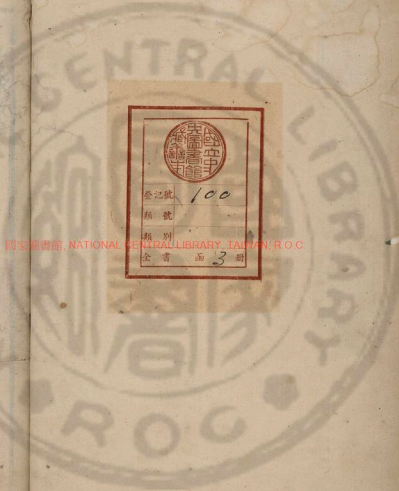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錄卷之六
 鄭玄博而不精蓋遺編而不博其難矣於以然
 尚論古人有讀論惟取一若拔莊不過益人者病于
 其不博也亦有讀解粗舉於經不識影射於小雅
 者病乎其不精也語曰博學而詳說之易曰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博而精誠難矣哉自有書契
 以至今日何啻車千之五車張華之十乘欲一一而
 通之固已鮮矣其間註釋之所不及政其所難
 又一一能正之非博而精者不能故揚子而有言
 業之書必乞之師先其博而後其精也



登錄號 100
 類號
 類別
 全書 函 3 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175272 v.1



有好奇者所以丹鉛不去手也乃今知君子所以貴博且精者非以掩衆譁譽欲以翊道而正辭也太史氏楊子用脩夙昔館閣時凡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中
有疑於辭悖於理者皆精察而明辨之居真日暇尤以敷文析理自娛彙為一帙曰丹鉛餘錄丹鉛點勘之具也小學事也何取于此哉走竊聞之禍天下之書者存乎誤斷天下之誤者存乎辨辨豈易哉考究未精穿鑿附會紀錄之實語難明潤色之雅詞易惑貴耳賤目徒借聽於前人承誤踵訛竟吠聲於末學遂失古人立言之意兼貽後人尊聞之誤弊也甚矣

先生以穎敏之資宏博之學固已搜抉無隱矣觀茲錄也如辨四時改火為應五行東北陽西南陰為應卦氣皆卓然趨詣不泥舊說辨易大貞小貞引漢書注貞不訓正辨詩玄鳥引毛萇注契不生于燕邪皆有裨經典不惑迂怪辨范蠡未嘗載西施去引墨子以証之宰我未嘗從亂引李斯獄辭証之皆有裨于史而不令賢者受厚誣于千載也其餘若老子之盜竽文選之趙李戰國策之千秋萬歲夜唐詩之越甲鳴吾君古名儒如蘇轍顏延年姚宏劉會孟注釋意解所迷誤挂漏于此者先生一一考証而昭著之青



衿錦帶之士白首之疑一旦犁然而豁亦一快也然皆引古書以証古人未嘗用意說決焉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是其可傳者將不在茲乎先生纂述甚多選詩外編選詩拾遺已行于世在滇有滇程記滇載記六書博証轉注古音略諸書走皆得而觀之王充稱楊雄曰子雲河漢也識者不以古今易視誰謂今無子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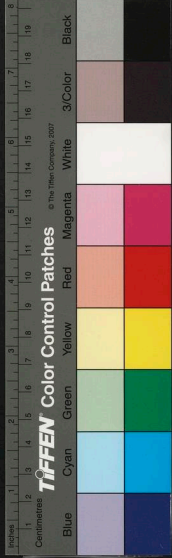
嘉靖庚寅冬十有一月吉

賜進士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碧泉張素書

丹鉛餘錄卷之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其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月令靡草死注云薺老薺蘆之屬董仲舒曰薺蘆枯于仲夏歟冬華于嚴霜淮南子注云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碎謂之靡草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衿錦帶之士白首之疑一旦犁然而豁亦一快也然皆引古書以証古人未嘗用意說決焉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是其可傳者將不在茲乎先生纂述甚多選詩外編選詩拾遺已行于世在滇有滇程記滇載記六書博証轉注古音略諸書走皆得而觀之王充稱楊雄曰子雲河漢也識者不以古今易視誰謂今無子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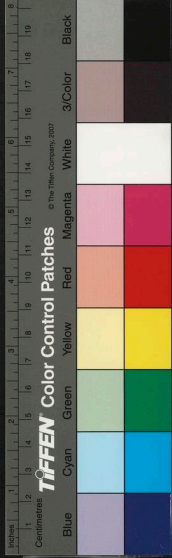
嘉靖庚寅冬十有一月吉

賜進士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碧泉張素書

丹鉛餘錄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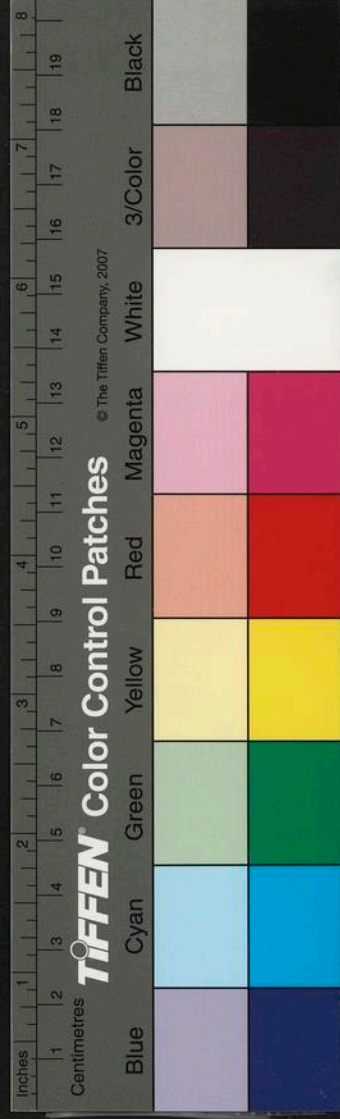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其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月令靡草死注云薺老薺蘆之屬董仲舒曰薺蘆枯于仲夏歟冬華于嚴霜淮南子注云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碎謂之靡草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戰國人名有董之敬善董姓也之敬善三字其名也
復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
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
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
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一空黑是其驗也又驗之
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
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
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
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
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
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
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
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各行為水柝
櫛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
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
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
則為四時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
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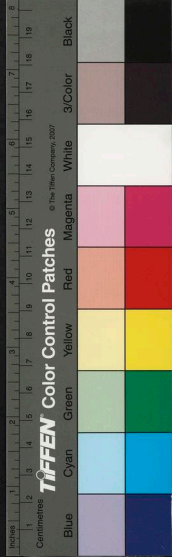
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
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
其為何書何人也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醪散關之潮潔從朝陽
之平煇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
俟博識君子慎按醪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快而醪
之韓信傳醪丘比首無路洪氏釋釋載漢碑文有云
農夫醪耒又云辭榮醪蔽潔本齊潔之潔漢人或寫
潔借作濕字用潮潔即潮濕也煇與燥同分隸小異
如燥亦作慘之例平煇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

此訓之可通。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鱉飛鼠幽猿
狼虱齒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
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
諸名具列子華騶作服嗣白義作白臧泰丙作高簡
注引石經又惟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
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褊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
一曲譜於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



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盞角村酒柔情玉
練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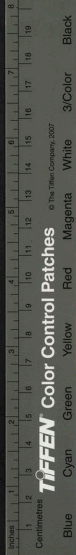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
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
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予往年過劍門關。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
空峻。鑿輿出符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榮
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
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于此。

又於臨潼驪山之温湯。見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

少客。風流衰繡嶺。盡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吟
波生媚。荔子將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
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
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
看。至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
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磨為別刻矣。
詞名風流子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
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
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
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



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善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異帙。後劉涓溪刪節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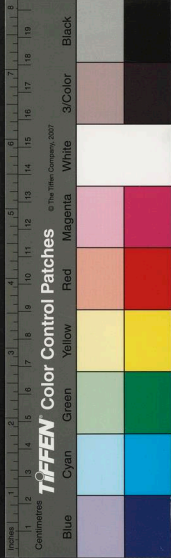
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粲普紀曰。周伯仁應荅精神。足以陰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比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闕。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破。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水經注。靈水傍。瘴氣持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水。則折中人。則言名有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洽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涓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之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故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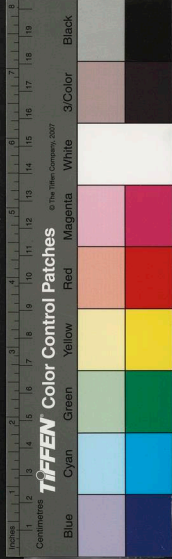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虞。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朝待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敷。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祭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予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兖州記曰。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弦。出入



乘四望車。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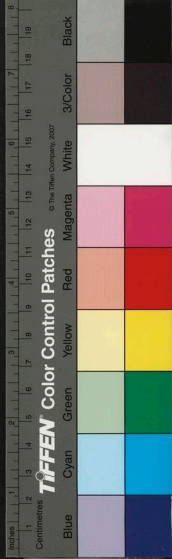
曹娥婢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以上孝標世說注

陰鏗詩曰。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上句用張華然燭化狐事。下句碑生金事。人鮮知之。考水經注。魏受禪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而晉代之也。又符子曰。水生蝸。石生金。又賈逵祠前碑。右生金。于寶以為晉中興之瑞。郭璞傳碑生金。庾氏禍至矣。陰所用蓋出此。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月令。鷓始鳴。鷓即搏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識為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翔。翔直刺而已。形似鸚鵡。但鸚鵡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鷓必卑栖。鷓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俗呼為鳳皇。皐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鴛鴦。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葵。班閻葵。複姓。



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
有縹錯。縹薄縹。縹挈姓僅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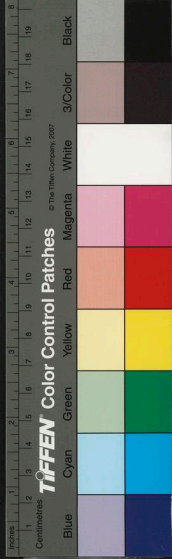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
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
亦作有滄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貌。萋萋雲
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
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芝祁祁詩。語本古經。
今俗稱義民字古亦有之。見漢蔡湛碑陰。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永草。求乃知

魂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入耶。法書要錄。丁真永草
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
矣。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為
官蛙。在私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比史所
載為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
蛙鳴。尤可咲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贗作耳。
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
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
策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窟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僑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繚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又矣水經注灑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墓前碑題曰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涑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丹鉛餘錄卷一

丹鉛餘錄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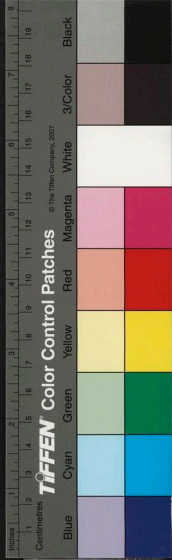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

郭錄生述征記舊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睦州今浙之嚴州府丁字水在城東南里許益三江相合若丁字形故誌載之余至其地

杜牧睦州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陸機賦所謂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是也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窟者昔有王僑，僑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僑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繚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又矣。水經注灑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墓前碑題曰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涿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丹鉛餘錄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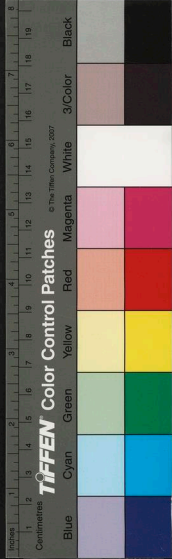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卷之二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為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錄生述征記：舊魏城至醋溝凡十里。

睦州今浙之處州。府丁字水在城東南。里許益三江相合，若丁字形。陸誌載之余至其地。水東泗水冬養淺澀，常排沙通道。陸機賦所謂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是也。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

睦州今浙之處州。府丁字水在城東南。里許益三江相合，若丁字形。陸誌載之余至其地。



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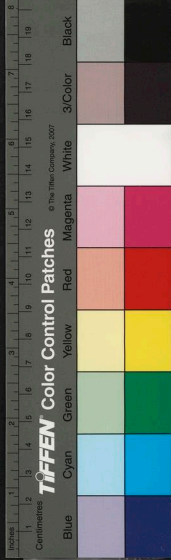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必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姚寬戰國策注。傳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春。蚊蟻夜如左傳注。窀穸

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并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風俗通。山澤篇。有沉。有沛。沛。引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傳。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沉。引傳云。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莊子。沉有漏注。沉。水污也。又左傳。祭仲殺雍糾。尹諸周氏之汪。注。汪也。沉與汪皆希

話者。特著之。管子注。草水蕪處曰沛。說文。沉。濁黠也。漢書。沉并。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為齊將。與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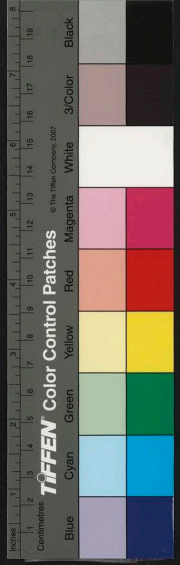


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悖詩。戎壘三和名。校文苑英華者。不知其事。改和作秋。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綠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奠方。起為名丘。妥為平罔。魏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趕韻之誤耳。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孟賓久入博學。予舉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樂名是也。簡子亦草木名。出何書耶。

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備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綠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聊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舩恨不與孟賓。數載共欣賞耳。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虔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長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母詩。心隨合浦葉。命



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
徙于臨武事皆本此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
亦如之何庖人雖不洽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
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道遠遊一篇子思所
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
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
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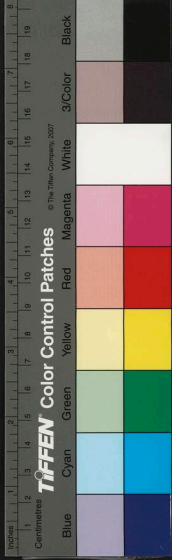
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
縣有秦王繫馬蟠蒲堪為箭非言蒲之蒲也若然豈

堪繫馬又中為箭乎尔雅楊蒲柳其言可証矣

晋符堅以應圖誡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
作符非也符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
注苻亦音蒲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
又云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
环怪順于耳目謝眺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
謝也文選注朱引之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
蟬常求外補只但得有蟬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



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辯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彗星。樊噲感狼星。其皆出讖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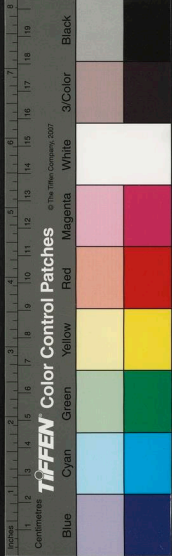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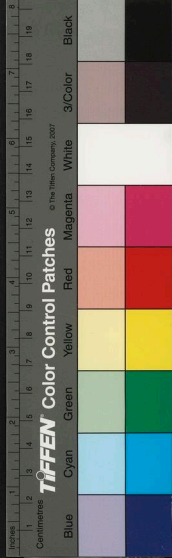
史記封禪書注。山阪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名有昌衍。瓜衍。戰國策地名有卷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漢書有廊衍。又水溢曰衍。素問。泉涌河衍。鱗見于陸。或體作羨。漢溝洫志。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



易需于沙。羨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羨。而音依夷。盖方言耳。文之溢辭曰羨。文壁之溢。瑒曰壁。羨義亦取此。又封禪書。湯涌曼羨。曼羨即曼衍也。曰閱韻會衍字。下引証未詳。因疏記之。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聲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嚴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非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迂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南人。若然則衡稱也。尹曰迂衡。其亦舞稱權之市冠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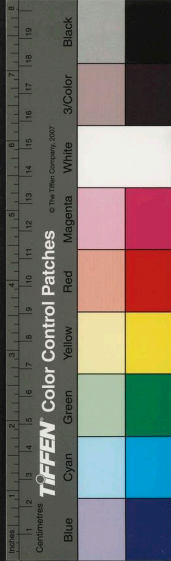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在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銜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將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占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



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韜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駢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誅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媚潛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撥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椽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桡凶之義而不明言易

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滌藻宜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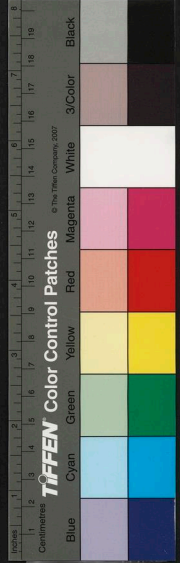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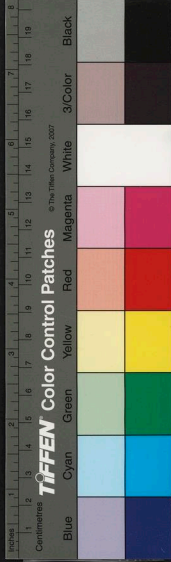
辭又一法也。宋陳騭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觀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告。禮記以太禹謨為道經。猶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汭曰武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左氏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櫛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楊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長星





橋今名二倉星橋今名三機星橋今名四夷星橋今名

橋今名五尾星橋今名六冲星橋今名七曲星橋今名水

經注云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郾江冲里橋西南石牛

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萬里橋西上曰夷

橋北折曰長升橋十里曰升僊橋李冰浴水造橋上

應七宿故世祖謂吳夔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是

也蜀記與水經注所載小異并錄之以補地制之缺

云。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

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

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

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

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

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

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

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

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

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杜詩一笏正墜雙飛翼黃山谷注作一笑蓋用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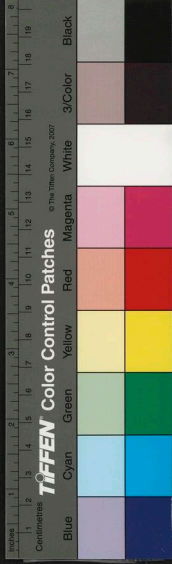
未妻射雉事也。

丹鉛餘錄卷二

丹鉛餘錄卷之三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葉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支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為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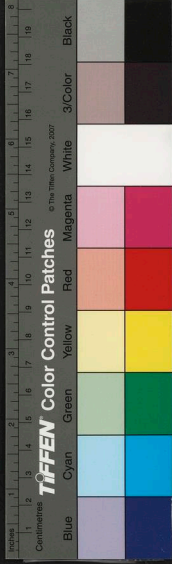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卷二

丹鉛餘錄卷之三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葉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支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為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



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尔。

後周書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

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唐史稱顏真卿筆力遒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

見之言哉。今人極力效者但得其道而失其婉。徒學

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謂也。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

梨秋。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淨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

色如水波濤灌湯而人不滅名曰陰火。米玄虛海賦

所云陰火潜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注皆不引之。唐

詩陰火雨中然。顧况詩颯風晴泪起陰火噴。替瑛。黃

楚辭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旖旎其華。今詩

作旖旎。司馬相如賦。又旖旎以招搖。楊雄賦。旖旎郅

偁之旖旎。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其用字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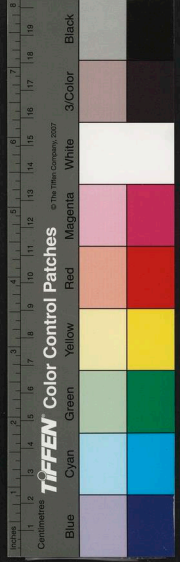
詩楚辭來。當依詩首作旖旎。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

以旖旎為平音。旖旎作仄音。誤矣。

張衡定情賦曰。思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

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左太冲招隱詩。峭蒼青葱間。竹柏得其真。五言詩用



四連繇字前無古後無今

文選雲賦注引班婕妤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漢鏡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溜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有好竒者擣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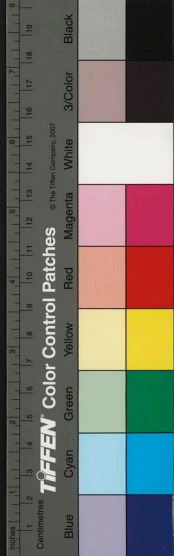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范雲王意詩注引之作擣何為擬字勝亦字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

毋山古字胥作骨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蓋書者亦不知骨之為胥也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水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棘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餘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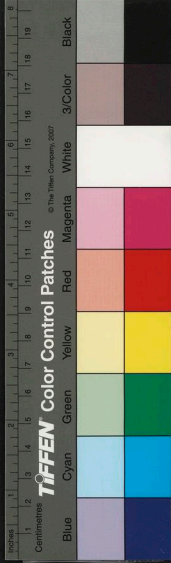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



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諸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李文正先生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比走關山。開雨雪。與胡騎中宵。堪比走。兩比走字。同乎。慎對曰。

按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奏。去聲。比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比走邯鄲道之走。胡騎比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季布比走胡之走。是疑不同。先生曰。尔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太鑿耳。孔穎達曰。盥與盪字異義同。左傳皿蟲為盪。是亦不攻牢不堅。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盪儀禮功沽。荀子問楛者勿告也。則苦沽楛皆同盪義。尔雅注。榮木。梧桐也。棠鄂皆五。陶詩。冉冉榮木。結根于茲。是也。或以為榮華。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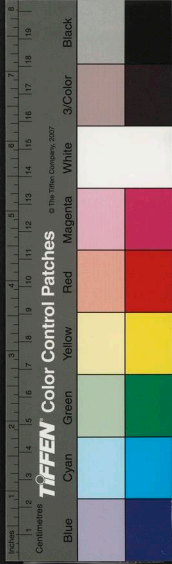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列子昔昔愛為君，鹽亦曲之別名。

蕭子雲雪賦曰：韜雪憇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同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佺曰：童子憤無羣，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閩人皆著大郭，諺曰：屠

蘇郭曰覆兩耳，會見鴨兒作天子。

藝文類聚東昏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為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九，湯中牢九，九字乃是九字。詩人會奇趨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九今湯餅也。

庾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鷓鴣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為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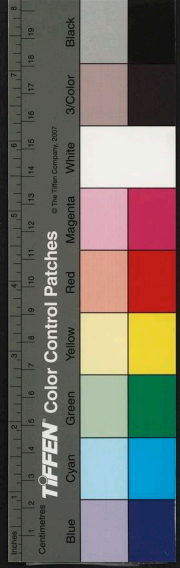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帖褚曰賺有樓臺錦賺毬路錦賺蠲紙賺樓蒲錦賺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楸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簋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木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情無屋亦謂童子戴室而行可乎

苛小草也今但知為苛刻之苛貌紫草也今但知為貌然之貌蓋紫草也今但知為忠蓋之蓋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吳侯問于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更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為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圖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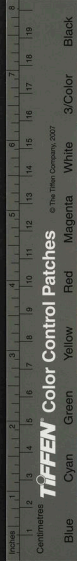


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羗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按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為鬼州。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紂醢脯鬼侯，亦效夷也。今貴州以牛馬骨清之，經年，談其柔脆如筭，其氣逆于人鼻，以為上品供客，謂之賈鬼。賈，閩字。上聲。呼。亦此類也。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云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正義謂：息、鄧

、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皆曲說不通。竊意九為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桓公九年，合諸侯，今考之，亦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此例推之。後漢書云：九縣颺回，正用此語。使孔穎達沈重注漢書，又指何地為九縣乎？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主，晉景公景公不取。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取。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司馬遷謏讀玉為王。



故遂節為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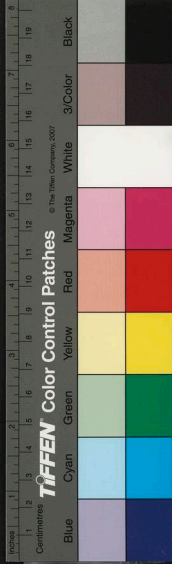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文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京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京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旱魚，倡禍事，証之何異痴人說夢邪。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為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闕和疑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

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使信馬射賦，落花與之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嘗青出于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乃素與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表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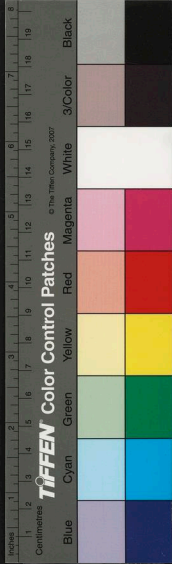
紐錄疑越紐即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東坡沈穎詩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涓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迥迥與我踪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予壹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益匪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番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斥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揚僕望岵雖曰言之亦傷

予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右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父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直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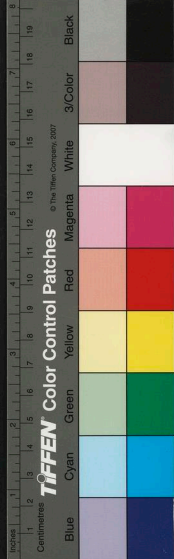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



丹鉛餘錄卷三
說耳
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
人為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
即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
闕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憂不離江上水人傳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愛裏分明見
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
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管帶綠樹深燕語雕梁
暮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

丹鉛餘錄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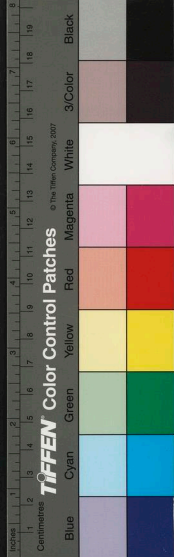
東山詩四章舍庚子飛媚媚其羽言舍庚鳴春嫁取
之侯也歸土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
之皇駭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繡續婦人之備也邪
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
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
而曰結猶洽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比枕之際出
燭屏牖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尤為
陽天之成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
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



丹鉛餘錄卷三
說耳
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
人為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
即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
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愛裏分明見
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憂不離江上水人傳
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
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管帶綠樹深燕語雕梁
暮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

丹鉛餘錄卷之四

東山詩四章舍庚子飛媚媚其羽言舍庚鳴春嫁取
之侯也歸土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
之皇駭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繡續婦人之備也邪
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
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
而曰結猶洽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比枕之際出
燭屏牖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尤為
陽天之成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
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入所謂遠



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縞為悅窳誤又以親結縞為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言所謂差之毫釐繆一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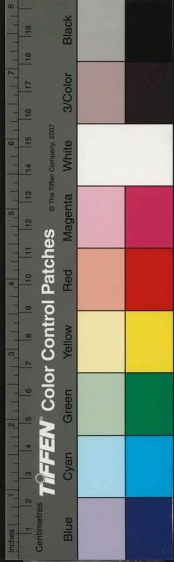
月令春候鴈北秋鴻鴈來又鴻鴈來賓冬鴈北向七十二候而鴈候其四周易乾為馬坤為牝馬說卦震坎皆有馬象八卦而馬象其四何也鴈知特識序德禽也馬引重致遠德獸也聖人遠取諸物之義也物有德且取之况人乎哉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其星東方宿也東水克北土以土為妻兩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

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為妻木風也不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為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譚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古墨惟以松烟為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小說載王方翼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

李義山子亦左
廷珪



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瑄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不用漆為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為遂釁之為祥結之為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

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玉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大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寘時其臭糴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縞以結訓解也

晉生帛屈原賦曰謂跣橋廉注楚之盜曰莊躄韓非子由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眾王漠去莊王時百年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又一在躄也

楊雄蜀都賦石鱗水螭石鱗石魚也如石燕石蟹之類

漢鄒長情與公孫弘書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薄則其來古矣

麗之為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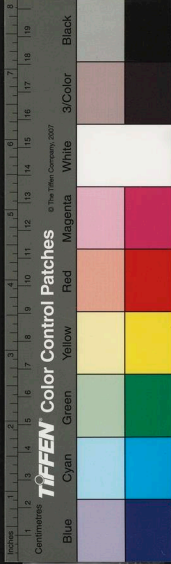
八麗三五曆紀古者麗皮為禮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捽捽為更更更古字通也

說文鼃匿鼃也楊雄訓纂說匿鼃為蟲名不知何物也

唐人樂器有名尺八者今不復有樂書亦不載唐人小說酒令曰蓬萊漁舟不闌尺八凭闌一吐已覺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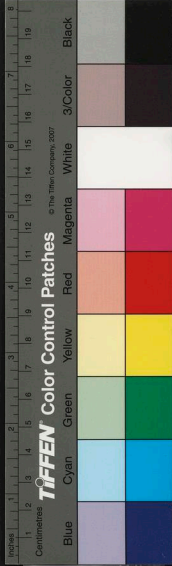
猴見容齋四筆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為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奇矣。子觀樂書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奇矣。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為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船至步。有下

碇之稅。柳子厚鐵鑪步志。江之泝。凡舟可歷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墟。水津為步。習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楊州有瓜步。羅含相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拒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丹鉛餘錄卷四

丹鉛餘錄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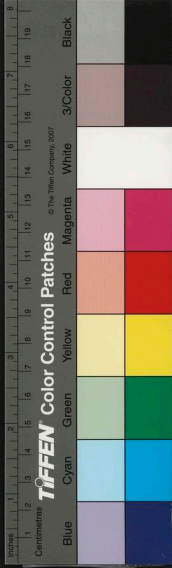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為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執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



丹鉛餘錄卷四

丹鉛餘錄卷之五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為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執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



唐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李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早白之證也。意人之責夫亦太詳矣。爲天者不易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顓自以爲憂。既而無恙。當時戲謂顓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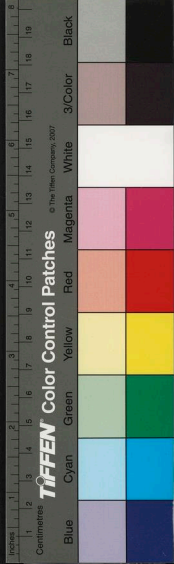
蘇子有云。商人之書。簡繁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蠅。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

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

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宰傳于世。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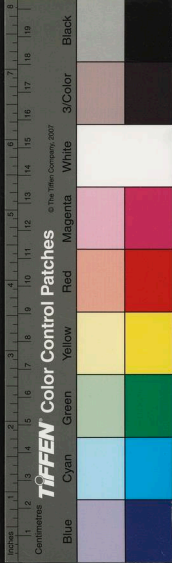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勣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相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嗚呼此者亦不幸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獄祗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是為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

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訥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明之男衰明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下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求其誦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為同等豈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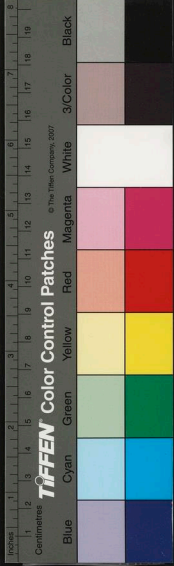
林空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僧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瑋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柳玭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其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更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為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樹房折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為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鹽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揚儀孟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拜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



取之何異於雲雨之張乾陀揚州之呂用之哉大雅
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戡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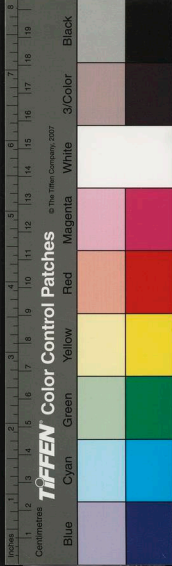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
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
義主財盜也

孟子之言性善與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
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
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
進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
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
乎子墨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空石斂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徽之坐忘祗可謂
之馳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之旨也後人
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
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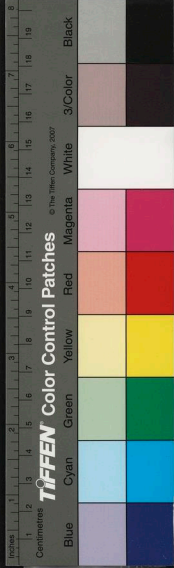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鮒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驕化而爲鮒。喬從魚。爲鮒字義。乃全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左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鄒穆公引周諺云。囊爲貯中。今語則云。船裏不漏針也。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爲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求康王世有雀生鷗。占曰。小而生太。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知之耳。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



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存兔得兔而忘蹄。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此理窟妙辭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殆將廢矣。

丹鉛餘錄卷五

丹鉛餘錄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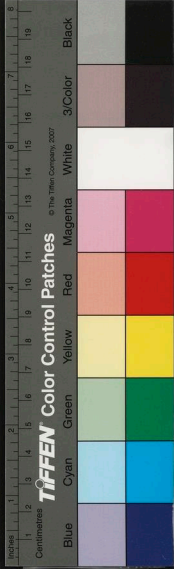
礫語

心如死灰。寐滅也。心如宿火。寐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絜乎。殺身以成仁。莊
子所謂就義若渴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坤順乾而施生。月遯日而生明。

諧臣也。賴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洎纓冠而倡
也。書戒頑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疇。明同也。惰者金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



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存兔得兔而忘蹄。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此理窟妙辭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殆將廢矣。

丹鉛餘錄卷五

丹鉛餘錄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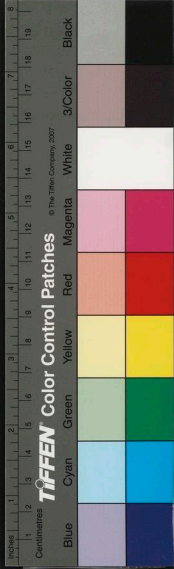
礫語

心如死灰。寐滅也。心如宿火。寐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絜乎。殺身以成仁。莊
子所謂就義若渴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坤順乾而施生。月遯日而生明。

諧臣也。賴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洎纓冠而倡
也。書戒頑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疇。明同也。惰者金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



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弄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助，虹飲金室，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微矣。

養隼而撰鷁，鷹畜狸而搏鸚鵡，狄梁呂申，兩公一歎。

萬世鏡也。

雲糊天月蔽明，金在鎖火收笑。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健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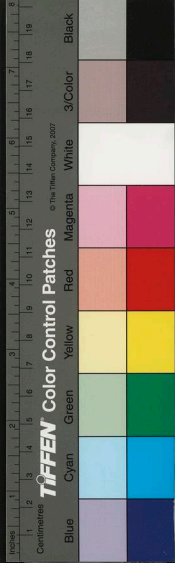
塩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胥也，慶者

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慎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

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辟父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又曰：尾大不掉，水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苗。必陰明忒。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念。人心乘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樹十穫者。木也。

明乃哲。哲乃明。蒼乃奮。奮乃蒼。奮盛也。蒼落也。鳥集

之交。初驩而後吐。鳥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

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握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

其珠之利乎。照乘。晒干。鄰。探頷。粉于津。寶者殃。國剖

者災。身。害亦弘。坎

文質不同。寬猛殊庸。循環從朔。擇善而從。逸詩曰。九

變復會。知言之選。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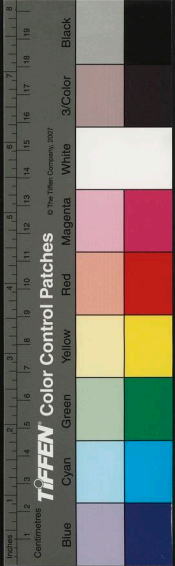
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以偶為用。

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

公之旨。十載而下。有趙訪知之。懿哉。

蒼葭朝。濟國風。唏葦施。盈室楚。騷悲。



當避戒尾當集貴翔兩夜包晝重陰偶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頰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
不為昭昭申節不為冥冥隳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
人如聚斲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
為蓬飛仲尼所以感榮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孽

榮孽卿之祿肩其沒矣鯁驕君之餌肩其止矣易曰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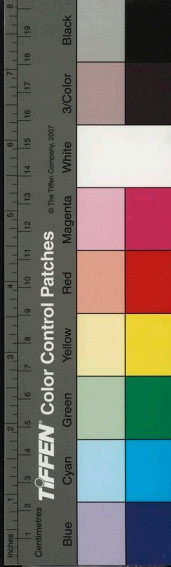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甘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
綺也是故滑以涇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
垂裳而往獨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
出友問之力乎故曰乎化之翼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
莫得其宜迫生也

惰淫之音出則滔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眾辟產矣
往魄者形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

魄音折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
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科雉隨兇強惻暴憐赤子非科雉乎黔首非隨兇乎
天對萬物聖人配焉天酌羣言聖人施焉

舜欲旌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
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
武王欲及成湯而不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
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又曰欲為五帝而不成
者三王是也欲為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也欲為五
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為六國而不成者亡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不備得其中學乎其不備斯為下矣
矜莊殊序也肅已殊處也饒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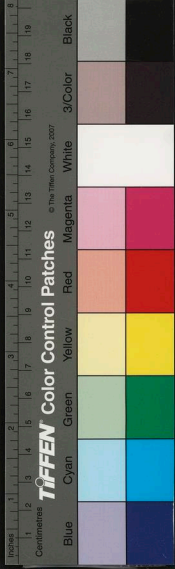
故逸禮曰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斂而侍
樂燕樂則左右侍御從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從容澤
燕則斯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見捷者不若身歷騰口者不若目擊

燔黍太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
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
矣故曰直方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剝



啓口容聲皆至德。步武履影皆懿則。故曰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暴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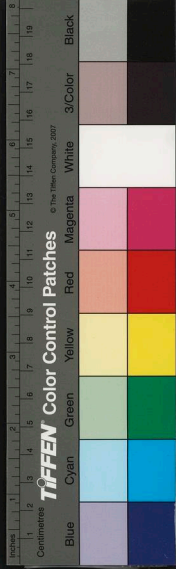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網固在網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弘書曰。若網在網。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產崑崙者難為王。植鄧林者難為木。觀於海者難為水。遊聖門者難為言。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後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



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子與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
以文人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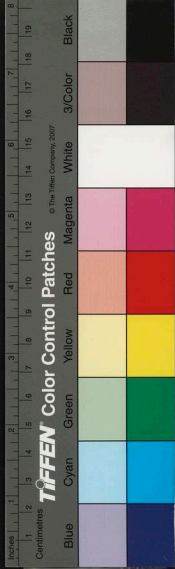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之不成。必無精彩。蓋論人欲盡。學師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為絢。斯貴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績。文可遺乎。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玉斲云。性其情。久行其正也。李雜乎禪。王協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詬邪說之隱避。則神搜靈繫。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公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為二。學道不屑文。專守



一藝而不復傍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本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嗚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須眉。

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習之復性。

書。此言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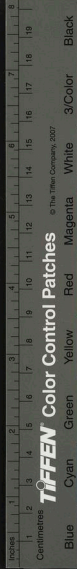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鳶眉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烟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莊周李白。袖林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至人哉。

天形正圓如虛。地地形正方如博。散

君子之中庸。未偏不易。以為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文而欲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為人。幻清之格言。吾黨之烟戒乎。紛華逐欲而生。絕朴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卓尔之障也。接構心聞。浩然之冠也。

象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斃。

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蒸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手喪其能融。手圓融頌而大闕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堀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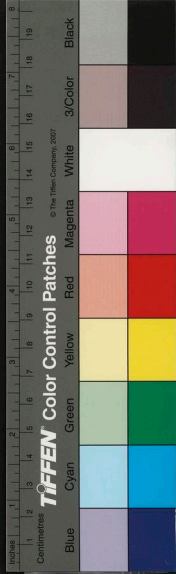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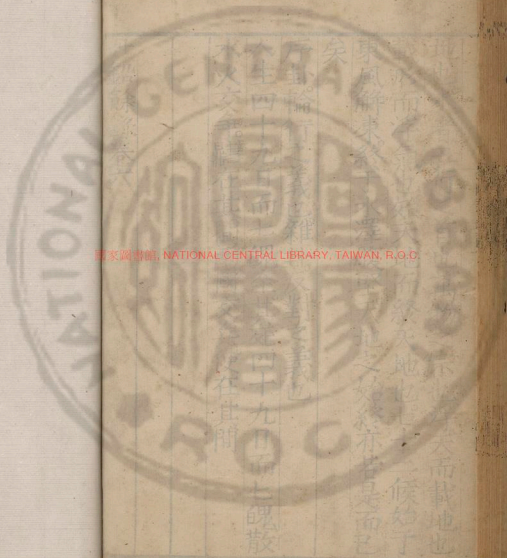
地也。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熔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於東風解凍，終於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序卦。輪行之義也。雜卦。反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鬪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

丹鉛餘錄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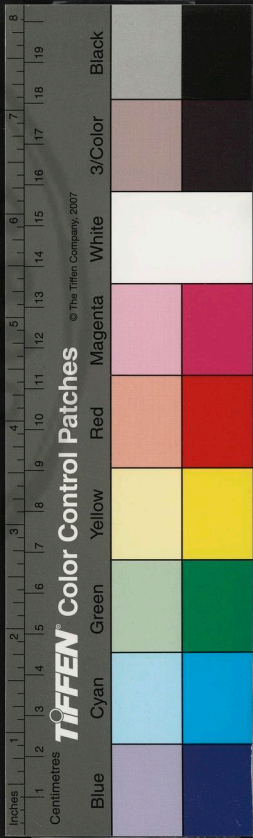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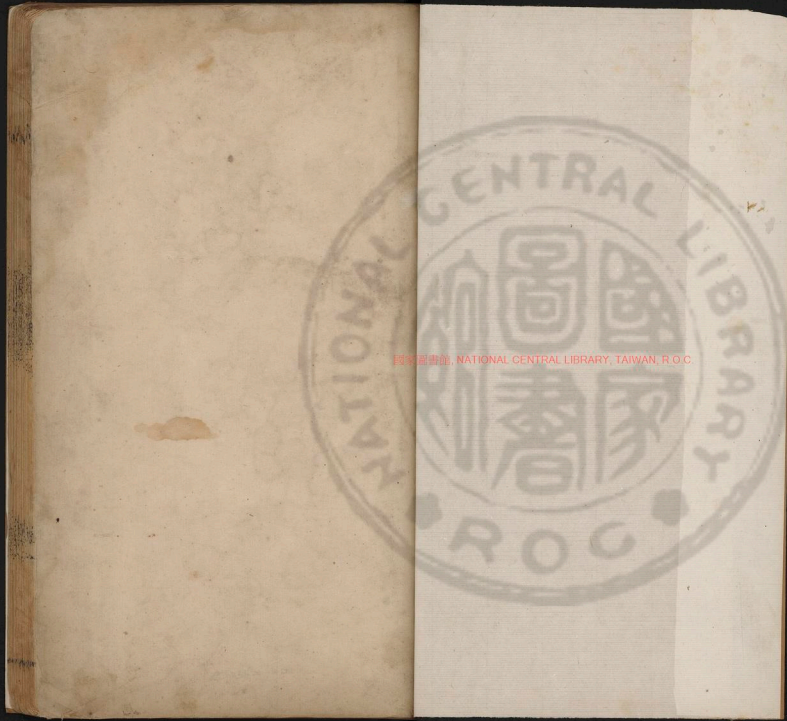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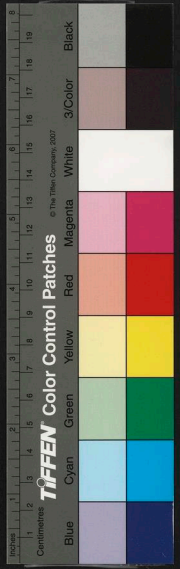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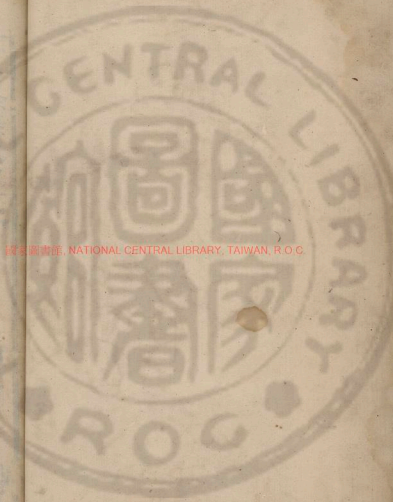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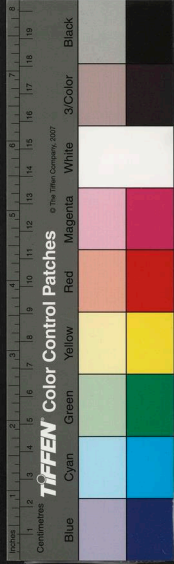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

丹徒縣志卷之七
 唐明皇開元二年
 無氏邪說對曰古者無姓有姓者有土有財
 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姓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
 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邑之地
 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首出自帝王也
 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
 姓漢論語所言百姓必類知矣元典曰百姓者明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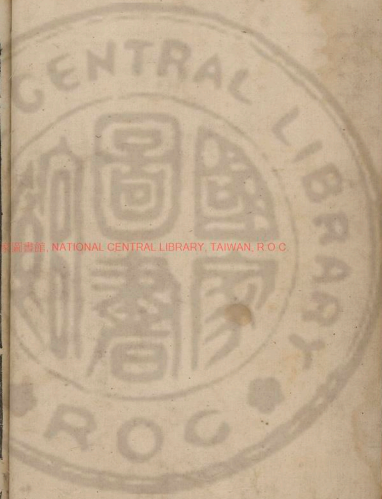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七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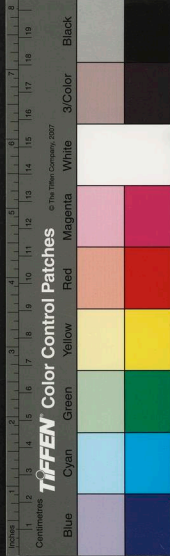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君以百姓為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堯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
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
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費。乃後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婦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
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
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

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
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
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
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沈為先儒。孔



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我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兩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為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失笑。

宋饒雙峯解字。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

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服喪三年。諸侯崩國中百姓為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為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遍密八音為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



股鳴者。以曾鳴者。鄭玄注。股。鳴。鼃。鼃。之。屬。注。鳴。精。列。
屬。旁。鳴。蝸。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曾。鳴。榮。原。
屬。許。氏。說。文。蝸。畫。詹。諸。以。腹。鳴。者。虺。以。注。鳴。又。曰。榮。
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蟋。蟀。以。翼。鳴。者。蝸。蟬。
以。股。鳴。者。蝸。太。龜。以。曾。鳴。者。蟻。一。作。螻。二。家。解。不。同。
可。以。參。考。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
占月而誤也古者義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
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
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

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
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
廣注音犧船作俄漢碑凡募我皆作募儀則嫦娥為
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
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
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
之為十姨也。

古詩文絲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
不解著昌胤切鄭玄儀禮注著文之以絮也緣以絹
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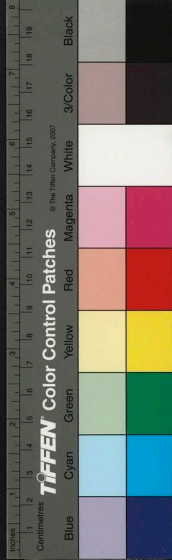


五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羨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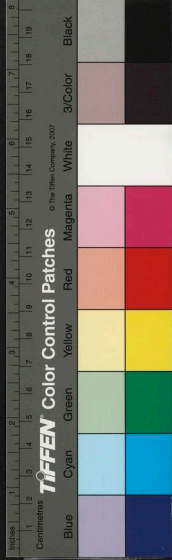
說文妄入宮掖曰闕。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作闌。漢成紀闌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闌。西域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宥有蘭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

出入謂之闌。此語闌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闌同。或加木作欄。李正己曰。園遊中藥欄。藥音義與御同。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裏。皆倉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攔。官府文移曰巡攔。曰花攔。票是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為芍藥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藥之欄。可乎。

說文略經略上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聚土為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



為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為略。失之遠矣。巡行可
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
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邊
云防禦。謂塞為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
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為
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
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
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囂
夫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囂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
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
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矣。孟子曰。
此其大略也。略字亦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
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
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
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
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
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為殺為劫。史云。
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
為才智之稱。似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瞽者聽車輪
之聲。以為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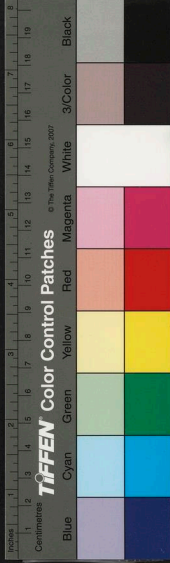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丘疆鄆田文法也。楊子法言云東滯大河南。岨高山西采雍梁。比鹵涇垠韓退之去邪操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法。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縮對。縮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為字愈益明。

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

注謂方略為計策亦謬。土右軍世注始及舊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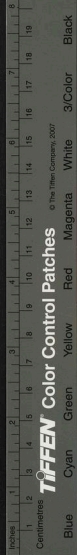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謠。注云謠。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自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其胃臆。不由入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舩。摧心失望。不見所歡。如



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鬪鬪齧
齧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
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
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替短帶長充為與妙纂言短即
毛詩自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
以四字盡之解我習春即毛詩憂心一疇也影略用
之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口之六目睽睽
韓文祖之曰萬日睽睽九鴈列陣王五物滕王閣序用
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門大雨唐詩多

用之他如雌鸞生鵬又文山鴻豹肥臍多脂鵝名鴻
豹以鵝善吞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
補爾雅其云鴈如旦飢即詩怒如調飢據韓詩作朝
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
為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
枝葉盛茂鬱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
詩其棠事遊暑憇其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
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脩矣豈有以召
伯之貴而坐于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鵝之訟
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



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為脩辭之助而已。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讎一篇。天雲屬地。汙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鶴鶴卒光。雖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讎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陽庶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又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鵝白波。搖

空濛弦月。每入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

水云。太白八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

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

夜入明河。滴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

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牡荊。離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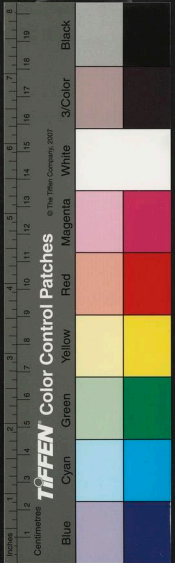
入夜斗西。宿俠飛廟下。蛇會草。青拭吳鈎入匣鳴。效

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

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

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草蘿。戍近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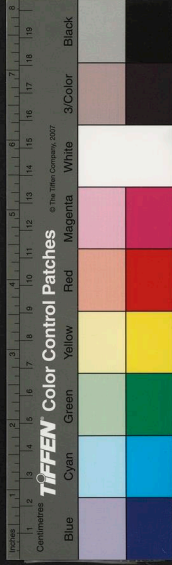
鳴折。江宮雨送船。隣浦燈下索。鄉憂戍邊。回柴關。當



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徒秋影石花消下方聞
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
以據長慶竈屑之上座矣集多臯羽手抄濕字多作
溼蓋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字觀
者弗識或改為泐非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
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蒲後阻潮梅根冶
探懷悵往事意滿辭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
山梅冶煙盃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州皆以冶
為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
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
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畧求以象之
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
以盪梅舟楫之任龜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
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



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微之於夢。烏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愚。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向尚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虢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眷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意料之言也。若其子載大父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以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旦而厲之。大夫曰。昔者寡公夢見良人。黑色而顛號曰。禹而政。仲臧。夫人庶幾乎。良有瘳乎。遂迎臧。夫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具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蓋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用妾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齊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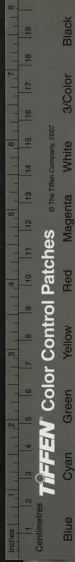


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爾加走為爾。則訓為近。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彡為義。从爾為聲。麗。爾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猶織文之靡。麗也。雅之為言。取義於鳥鳥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鳥呼為嘆辭。則雅

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非近正矣。若如舊說為近正。則但近於正而已。猶未為正也。爾雅一書。皆六經之言。何有不正而云近正乎。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言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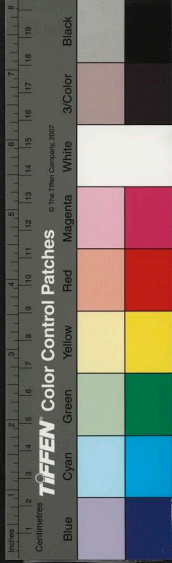
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
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
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
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
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寄物者。所謂兩也。煎
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
鼎則濁滲自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
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者。實今京師
大庖鈞鑿而者。不使着金底。亦古人遺音也。今按沈

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是義言則。初六洗鼎
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
晋石崇以飴浴金賈。總齊民要術有塗雍。凡法皆古包
人之遺意。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堯書。堯學。蓋稱五伯。
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取曷備而知其
善也。

說文解鼓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艷字云。艷。冥果
青色也。蓋鼓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菴中所成。
故曰幽菽。冥果。密前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



岳中。故曰其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宜有元其與生菽
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
孟子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當考之四方之音。無
南北皆呼孟。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
為命子。指孟津為命津。可乎。但未古韻語可為證。
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
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
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
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進同音。而不當
作蒲登切。堯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小。他當在麻
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
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
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為何等語。反自詫曰。予
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
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為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
施粉黛於足脛。綴壓眉於眉目。執李文正先生嘗云。
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
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
出於己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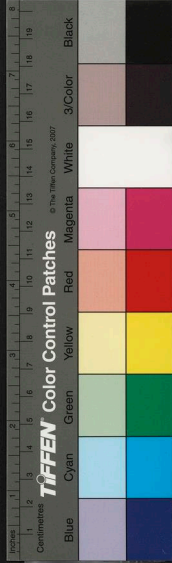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



年表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蟻
螻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
鴻。喻君子放葉。鄭玄曰。蜚鴻。鴻鵠也。知避陰陽寒暑。
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昧日而道黑白
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
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豈良馬也。養
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
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為近。

墨池編論字體有壁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
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壁窠大
字。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鷗詩壁窠大字。此法宋人
多用之。惡札之祖也。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
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比客辭。管復引
一索。其名爲管。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
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
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
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遠
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自見其制。不知其



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月令靡草死注蕭苞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蕭苞也莖蘆也新莖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穫之空際也月令本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解之為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詔曰必我也為漢忠者若今人則云為漢忠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必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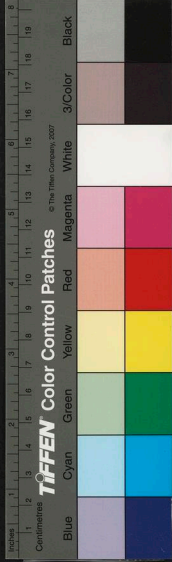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

科雉作隨兕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犴按也即蘇子瞻文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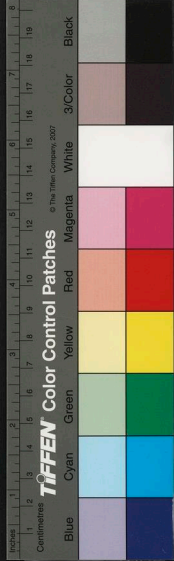
詩天天是詠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為義良為有理今本作天天安知非字之誤邪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洽天下而不恃乎法甘亦異乎鄭

書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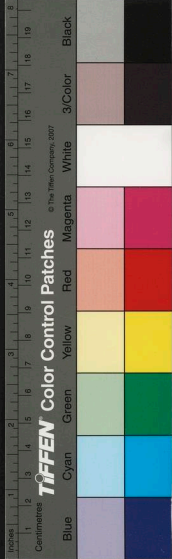
左傳晉侯辟僝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于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日曰廷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重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亦纓長晏



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
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餘不始于五代也或謂
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間巷者士夫或信以為真亦
可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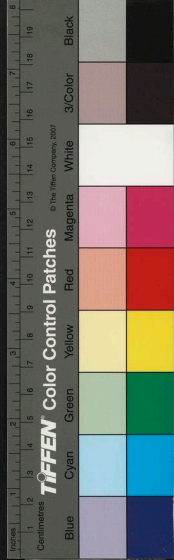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
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
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
一世當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
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
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
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
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
盡信乎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助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閔官傳遂緣此以
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
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
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
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



始于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
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
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
命君陳。拳拳以導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
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
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
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
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
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
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

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
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
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
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
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始於閔也。
僖三十一年。書曰。祀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
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
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



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其美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宣矣用之何美我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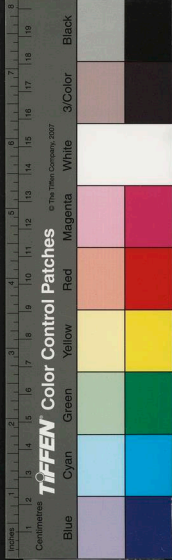
謂曰宋無功乎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堂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禹馬魘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



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貨。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當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竝

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礮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齋璠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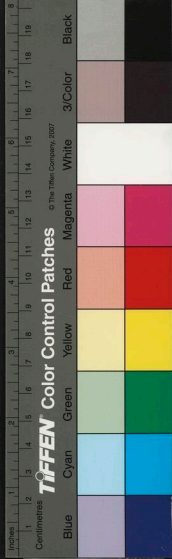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罔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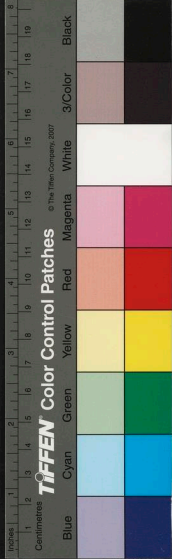
長弊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拔頭土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篋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廱，解云：廱，墻也。廱，天子享宴廡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鑄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
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
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
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多無疑也。魯頌
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
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曾有泮水。故因水名
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
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
名泮宮邪。子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簫屨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鑄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朦朧
奏公終之。胡為勅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豈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後。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鑄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
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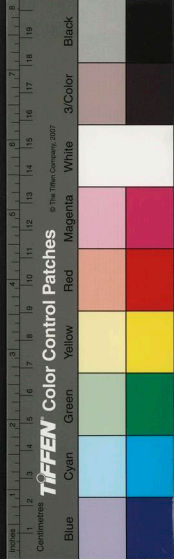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子見合。而說文魯詩解載埴之。𠄎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工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于奢。侈下至魚鷄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答一人以責并六員。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累至為答數。答

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歛之虛。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怒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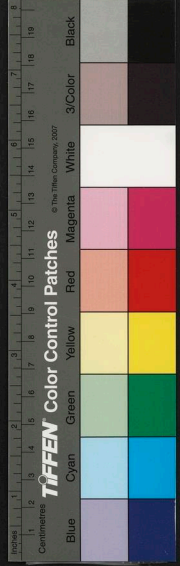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



筆力亦由其書會釋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
司馬相如東方朔董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
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為
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
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
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
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
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攻
事情雜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

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
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
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以正處恭仁
恕若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
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
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
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丹鉛餘錄卷之七

丹鉛餘錄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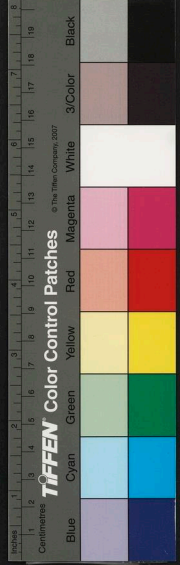
別集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揚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為是邪善平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有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哀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

丹鉛卷之二

十五



丹鉛餘錄卷之七

丹鉛餘錄卷之八

別集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伏羲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揚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為是邪善平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有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哀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

丹鉛卷之二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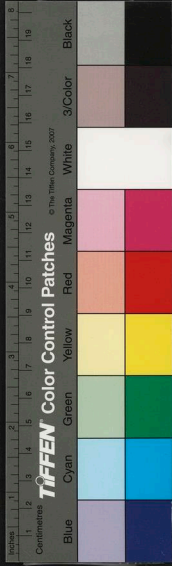
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藝神甚矣。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木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左傳序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陰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六朝人才帝嚴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庶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嚴獨不與嗚呼嚴亦豪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



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崇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駮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駟驪是駮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劉向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御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祐賦鴈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蓍言氣交也殷入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挿蓍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蓍挿戶螺則今之門鑲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詩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



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云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莘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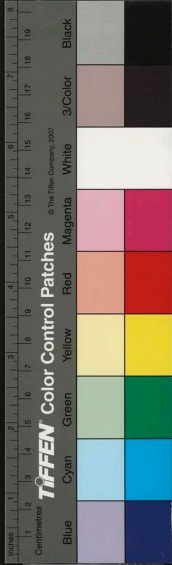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碁所用敗碁之著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羨華不注史之不問不羨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

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綿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大德之主楊宋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焜花綸金璫。下知為何科人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表東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皆之言亦用世而非用也。冠者童子。雩祭

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雲

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柝。事

又迹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

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

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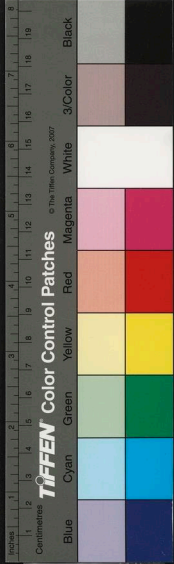
必有投韓退之。以浴爲公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

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

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

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

助瀾哉。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委畧不盡為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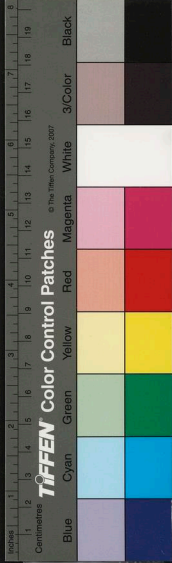
白缺

尚書太師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

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雲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降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鈐狄狄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狄戰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漢王符自叙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歎身有利室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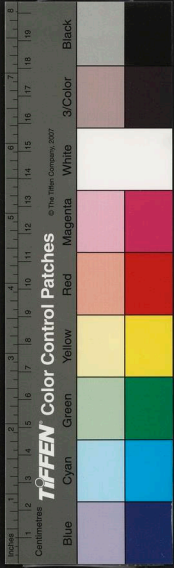
白齒落日月踰萬里。登瀛索鮮有侍賴質無供養志
 不娛快曆數舟庚辛或際錐懼終但愚猶沛沛
 書云尸位詩云素食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宮
 史云冗食又曰將手錄蝗蟲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
 則聖者瑕攻堅則殺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
 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景鏡宛離鳥名少好長醜蓋
 毛鄭舊說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
 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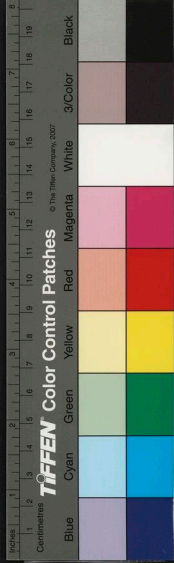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首庸諸侯
 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廡也杼亦廡也
 東坡乙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
 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孫子兵法云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注云此言專難不
 如權巧語言殊為未明愚謂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
 足不行埋車輪不動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而膠
 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



品誠有遠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
宗社凡惡大慙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
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
公文立早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
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
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
公於此惡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
夫以安石之姦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
巧索其未形之班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

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刀岳飛之死
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
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
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
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益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
譏其為狷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
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
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
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



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訃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宋子無忠臣遂至此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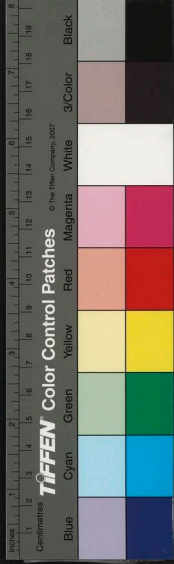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曹傳自傷門人淋魚曾子垂涕又詩曰淋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淋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淋之門人曰淋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馳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布邊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水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

面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輪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龍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襲色歲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鞞工鞞音變冒鼓也又曰味衆珎則冒充胃充則中大鞞而氣不達鞞又作漣音氣漣如鼓之鞞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遺覆而得中猶葉蔽籥而獲珠王蓋古有此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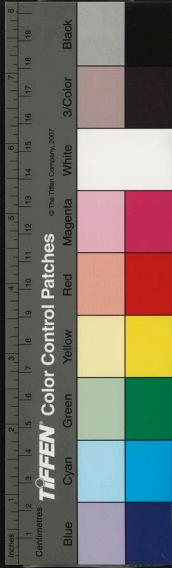
改過也

丹鉛餘錄卷之八

丹鉛餘錄卷之九

別集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敵翁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姪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燭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千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于此云。



改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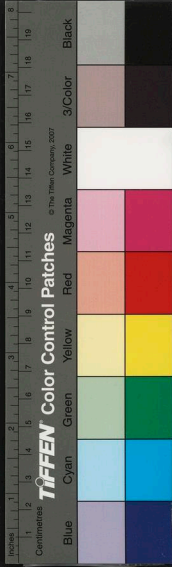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卷之二

丹鉛餘錄卷之八

丹鉛餘錄卷之九

別集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敵翁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姪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燭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千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于此云。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譬說也
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
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
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
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
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
紕繆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
伏皆持絳又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為救也踰伏今之裝塘

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日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
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子產相楚楚子享之賦吉日王以田江南之林注楚
之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
號北夢本此

定公六年于西曰不能女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遠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
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並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增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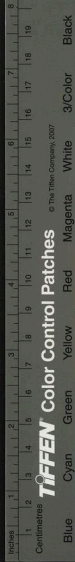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諂者。唯子鍊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奉

石班馬而滅復陳老也。及觀其末微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游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游藝言之也。將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將冤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

後學焉。

劉子玄子鍊
史則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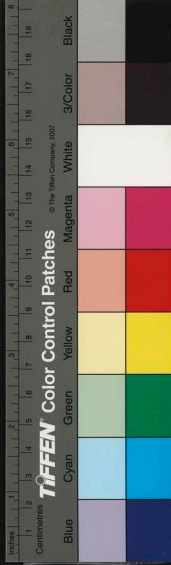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言身即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



矣。貴身與患同則必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賈乃辱也。分寵與辱。莫見也。以寵為辱。莫見也。寵為下言。福兮禍所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為下。真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為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為而悲也。悲其忽然。胡為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心是惡源。生與憂俱。生形為罪。致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槁不死灰。吾喪我矣。焉彼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王夜宿。汝王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犁然有當于予心。子曰。是言也。苦縣之沉魄首肯。而柱下之浮魂擊扑乎。為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書一通。語張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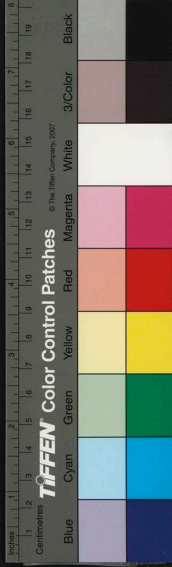


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蟲也使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黛而樂殺之矣

俶瀝出酒曰筓字或作醕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禘康聲無哀樂論云聲無王於哀樂猶從酒之藁瀝雖筓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古書中筓酒字僅見此耳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

人吾謀週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不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赴顏之誤耳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在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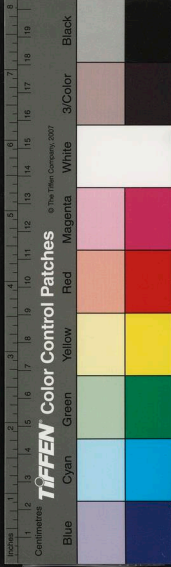


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册有以護監護之。文官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該。該。俗論也。或作嘑。見文選註。又作嘑。劉勰曰。該。嘑。嘑。同一字。該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吊亦稱嘑。劉子新論。子苻。楊。表。而該。曾子指揮而哂。是該與嘑同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悟徊。皆無據也。南齊書。蕭繹。殺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比曰悟徊。弄之反切為悟徊也。蓋方言耳。複姓有毋丘氏。諸姓氏書音。毋作無。非也。漢書有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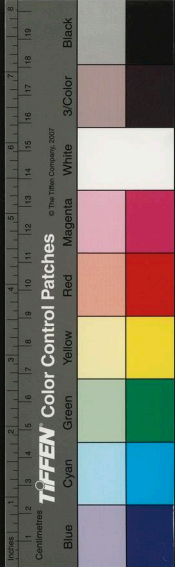
丘臣。顏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毋音貫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毋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為殘缺。亦非。蓋古字縱省不用具耳。漢有毋丘與毋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久矣。豈有友人毋姓者。屬子篆私印。予為寫作毋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修亦大橫。乃欲改人姓名邪。予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子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子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毋。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於萬篇。會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訂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正。爾可訓近。而爾非近也。

按說文。爾从宀為義。从尔為聲。麗爾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葇一名月爾。即今紫葇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義於鳥。鳥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鳥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不可解為近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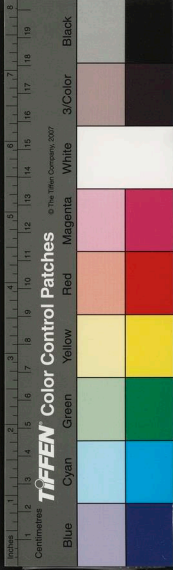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若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曾無怪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第

子為亞。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益鐵論曰。李斯與荀丘子同事荀卿。荀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云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



會惟六國會。獻牲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尔。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九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穀梁傳春秋戌申墮石于宋。五。是月六鷦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鷦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

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蟻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解夢也。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



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扒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口。吾文布帛菽粟也。子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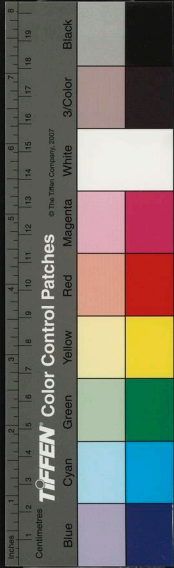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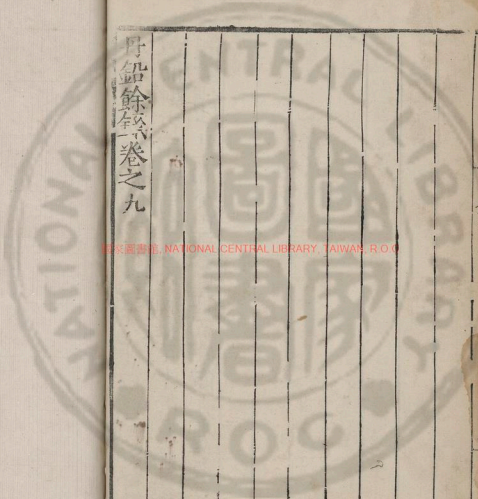
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曾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堯秦文人造語。如商鞅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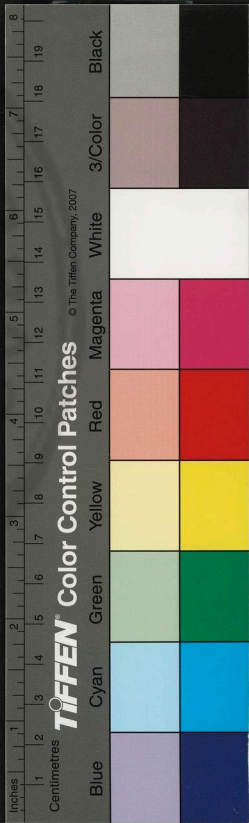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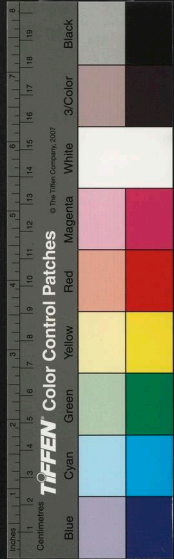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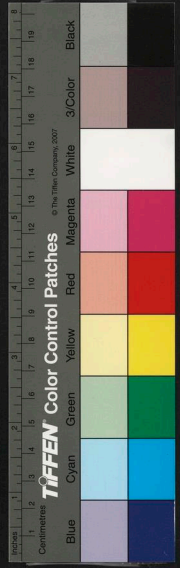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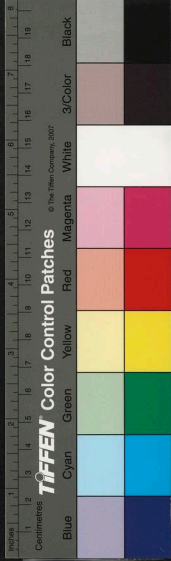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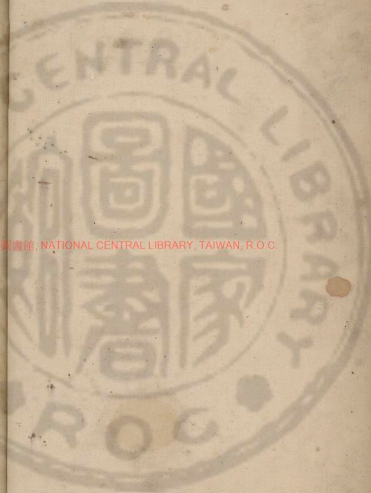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說文解字卷之六
 故其字從犬。俗下生也。故年書星字上作三。圍象形。
 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餽望未可解。作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吠也。叩氣味以守。又曰
 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
 黍可為酒。未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
 孔子之言。班固所語。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王也。謝希逸盛賦。林挺瓊樹。不登有發雪。耶求
 義山。已備江令。諸賦。本。吉詩。台。天。吟。臨。瑞。委。

21-2513 v. 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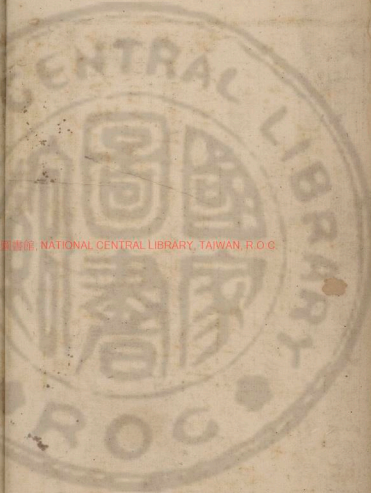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題辭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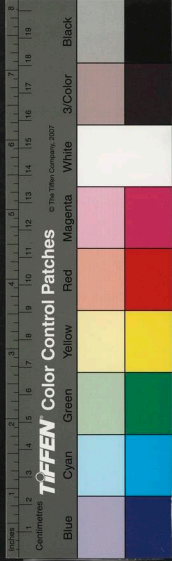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李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謗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隨瓊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為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當時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羨棠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中何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月手記一卷記其一詩文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不註上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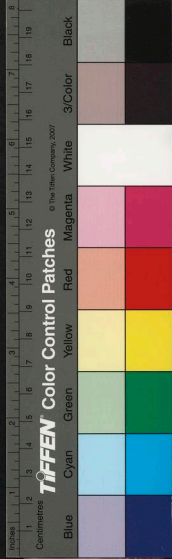
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參之為宋人無疑矣知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偽也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

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裡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龔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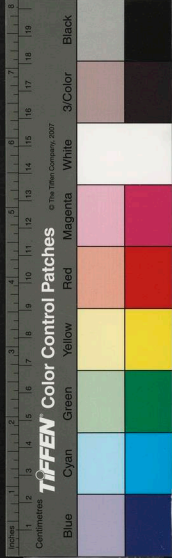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逡文選有逡隤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逡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其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

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守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唐鄭祭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在公二子審己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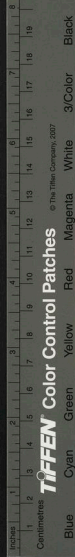
十金錄卷二
三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為
史之文不審之過也君李特廩君赤穴土亦鹽神之
事怪誣之極至於可鄙可咲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
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之傳語以惑衆
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成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
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
代新說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
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

逸偽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敘事何等筆力此
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
偽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膽鯉膈
胎蝦寒鶯多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包鶯蓋包
鶯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包
字邪不思寒與包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
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
法鹽鉄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
蒸麩劉熙釋名鶡鷄為正古字寒與鶡通也王維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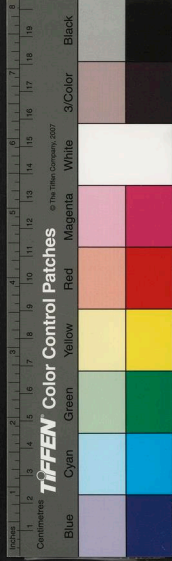


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為不知者
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
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
韻也維豈諺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秋
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園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
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
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
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且楚而新人剗費無
忌教郗宛而今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腐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暈謀桓
而魯隱危柰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邱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諸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
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
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
見說文大琴曰離見尔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



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
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
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
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子又見公羊傳
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
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踈麻兮瑤華注以踈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
載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
一種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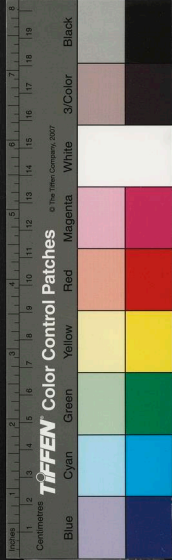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玉花木狀言石南野生二月

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南二株太
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
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檉柿
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
庭有橘冬月樹上覆幕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
美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
世所行曄耶方耶

嗟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揚雄太玄有嗟首善欽閉



也。素問去吟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蜜。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基朱鼎新。儀天萬賀。蒙日聞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冶。瑩質良。

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窓繡幄。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黃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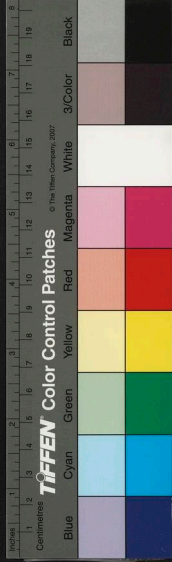
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更。訓

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

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裋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



恆今本皆作短褐。恆音監。二字見列子。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憐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遠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是非其免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履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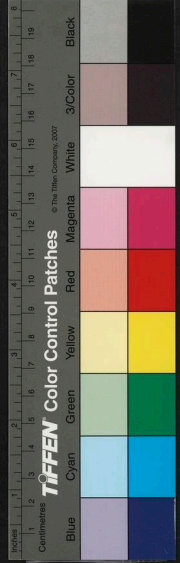
唐文粹曰。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

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耒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棻文學類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謂之劉云。其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多募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



無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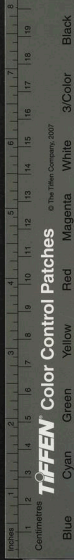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書見交于杜詩交于皆抵接野鳥山花吾交于南史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說曰蓋寧予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賒厥乎又稱兄弟交在原天屬稱故卿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班固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又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

難之文即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啼吟脩竹將鱗戲瀾壽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駱皮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揚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邈平集序以子思子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秦伯孟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竒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感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為永壽昂句舊點以

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命舜昂句

是文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終作一句

世漢書龜老文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可非今比日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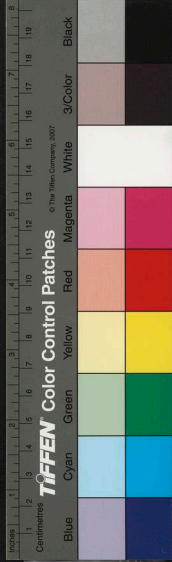
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豎句士則之句

野有眾搏虎虎召嘯莫之敢撻云云前士則之後為

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

語耳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



知文成用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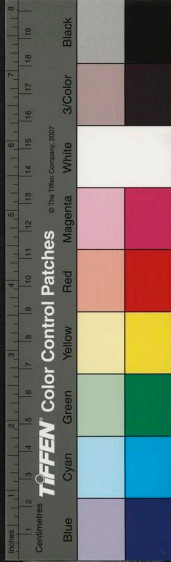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未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者而反頭分欸秋夕之緒風戶子禹有進蓋之鼓備訊唉也漢書孟詩勤唉厥生說文欸唐也並改切又馬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王斗曰唉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應也馬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歡欸與咳嘯與歡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相楚間語柳文舊本作嘯嘯音上字正協並改之

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禎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有一款則誤益甚矣欸字從欠與欸字不同然點畫形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韓文石昂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髣義亦同西漢書髣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郡縣史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曉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



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
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蒺苗水。
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感
凌水。見九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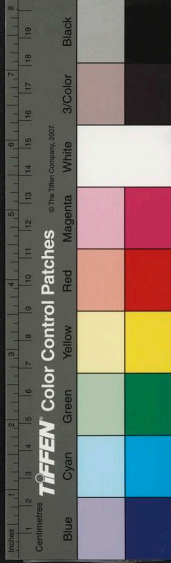
王筠禹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
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
名百靈草。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
人閏月表。梧桐之葉。一三黃楊之厄。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
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茶。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
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
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替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荼。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
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
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
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



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替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

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劫後漢東觀大傳。群儒著述。無主脩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噍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廢。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閔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畫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于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之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絃矣其貽室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為慨也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有一路也

占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三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饒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技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鴟鵂耳

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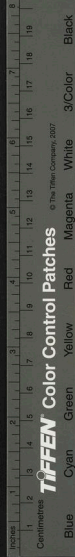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饒行有蹙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理圖



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略曰。排側
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浮心
主丹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
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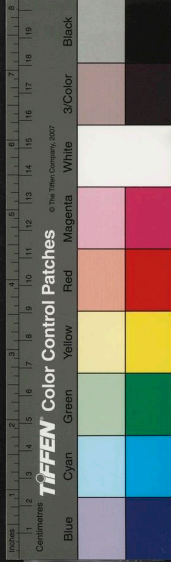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
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
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
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

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
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堂。堂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垺。零
以薪藁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
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
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
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榑椽桷。雖
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正拙。臨帖如雙鶴並
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



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希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比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中主嶽而言。今或以為崧高通用，誤矣。

周禮：䟽又有陽皋陰皋之說，亦罕見者。陽陰蓋以深淺向背言也。

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韓子王卮無當，廣韻云：當，氏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龍鍾，竹名。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尸子曰：春華秋英，白桂。王維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



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大江自前堰至犍為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盧照隣文子曰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厲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官求賞者耳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名民曰黔首宋子註孟子亦曰

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為可疑耳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馮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劔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
人。出呂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
潘徽撰萬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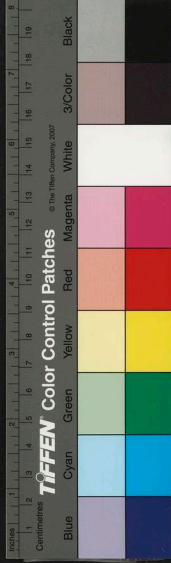
欸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
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
欸冬茂。悅曾冰之中。傅咸欸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
于此山。于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欸冬。曄
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水慘慄。
不凋欸冬之花。乃知唐詩僧居逢著欸冬花。正十二

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
陰名。故温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蓋有存
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
過也。

隄。曲岸頭也。音巨。依切。隄。碕。坳。坳。五字同音。哀二
世賦。曲江之隄。越絕。蘆之碕。地理志。鮎坳。水經。楮坳。
又作磯。是也。

中郎區傳。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
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



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遠
戾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
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
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
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阜字从艸从阜艸字可
染皂也後借為皂隸之皂歷解為槽櫪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詩緯舍神露曰契毋有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
御外過而墜之契毋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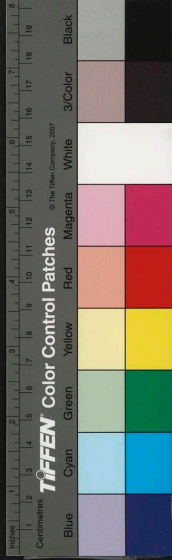
夫卵不出殼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亦
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
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
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
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
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
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
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證，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俊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言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

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安記之說也。成都青陽宮後周為至真觀，繩道，蜀有錦浦坊三井橋小蠻橋，見佛經，江橋頭關下市，七十六卷，春，枝，禽經云：鳥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在姜，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上下其音，參池其羽，皆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橋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即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



歌有云。妾乘油壁車。即乘青駱馬。何處結同心。西陵
松栢下。半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專題格
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鳥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
人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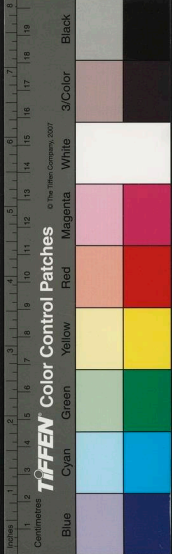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懿夜半三通為
晨戒。旦明三通為發。响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
柝聲。不過闔。鐃聲不過闔。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慄。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

於夷貉。威稜懾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尺八之
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鞮鼓。神戎器也。說
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八晨
夜納鉅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漢書游于巖。即魏鍾繇表。廟即即當作廊。而皆自作
即者。上雁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自下作皇。皇鵠鷓
聯文。首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見个泉。
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亦有此

例

易屯其膏。小貞吉。犬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



膏者所以潤入肌膚壽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太
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又合則
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
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宗不往
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宋文公亦
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
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太貝謂卜人
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
知者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射取

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

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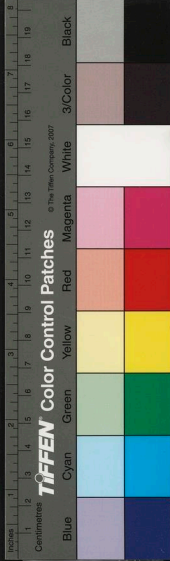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
謂相嘲調為舞并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
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舞弄
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水濱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
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
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董茶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水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本草吳葵龍葵。稱為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既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葵為二條。何耶。俗作鷺兒菜。又名野苦黃。

文中一子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苗盡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科。揮者。首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舖盜。驟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後周穆時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禁中更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盡鴉。昔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龍。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



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出惟錄神女智瓊額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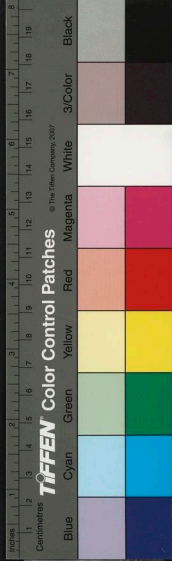
唐六典有裝黃臣。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黃紙也。今製歲法猶有漢將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為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莊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宅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瑟甲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

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長殯。不朝三日。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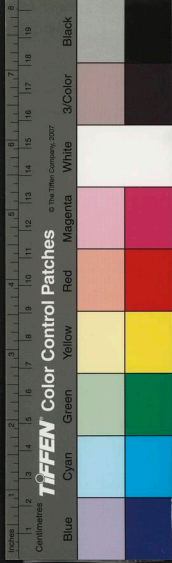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餘錄卷十

丹鉛餘錄卷之十一

秦焚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禍秦者矣。語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譁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聒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足言非今。若人君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允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君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劉章入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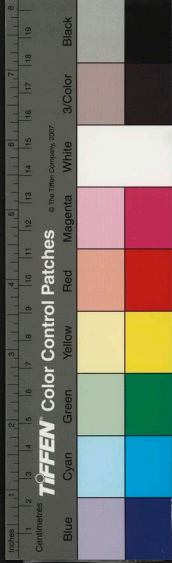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卷十

丹鉛餘錄卷之十一

秦焚五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禍秦者矣。語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譁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聒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足言非今。若人君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允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君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劉章入秦。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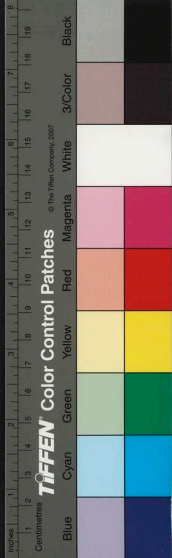
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癩者耶。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僉名而騁奇異哉。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洽申酉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文、武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

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為春秋考紀，有意於續復麟乎。讀者受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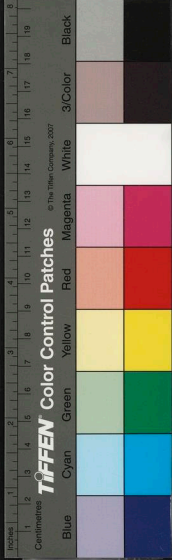
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并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劉履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傳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所見宜貧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為

君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獅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村學究之欺小童耶。耳氏星經。彼未點目。諸史天文志。亦當觸手臆說。若此。何以註為。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盡善。宋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子今此去來無時。子有不可誰予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履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者。此何異背瞳眯目人語乎。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昭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厦。俗語大甚。曰殺容。齊隨筆序。殺有好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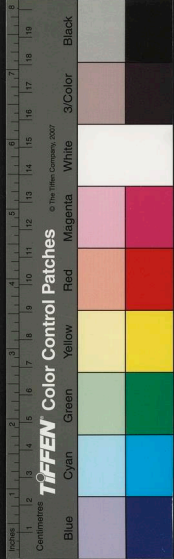
人傳奇。武風流。武殺思。今京師語猶然。犬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俊。平水韻。俊。借不仁。一曰不慧也。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漢志。川塞谿坎。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澹。淡音珍。澹。臺滅明亦音潭。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潭。今誦文。選者澹淡作一音。雌。霓。謬。呼。父。矣。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獨取雞。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雞失。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烏鵲贈荅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音。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眾樂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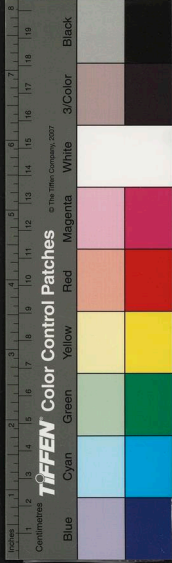
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等。今本誤作盜本。與于字相近而誤也。

夜漏三五相迭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韋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吏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古篆三書。巧為玉。二畫近上為王。王加二曲于旁為玉。音栗。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為隸。後人皆不識玉字矣。

徘徊二字。始于漢人。高后紀。徘徊往來。思玄賦。馬倚翰而徘徊。息夫躬辭鸞。徘徊兮。注。徘徊不得其所也。茂陵書。屋皆徘徊重屬行之移晷不能偏。是也。徐鉉注說文。乃云。徘徊寬衣之貌。字當作裴。回誤矣。

古筭法。與今不同。筭器亦不同。筭法之異。見孫子筭經。猶可考。見筭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所以為筭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筭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筭法。形圓中方。方為四畧。餘圓為



四鹿沈存中謂算法用亦籌墨壽以別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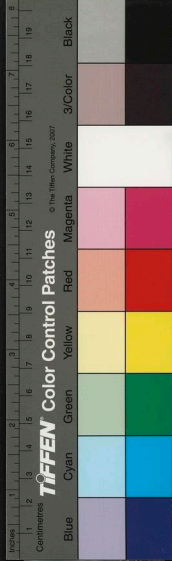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比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祖之

賈誼服賦儻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祕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

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誼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儻者囚拘史記作攔若囚拘窘當音渠隕反攔當音斯全反攔即今捺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祕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之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矣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駭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



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
注以為冬青非也草木疏云檇木枝葉可愛二月花
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感樹即
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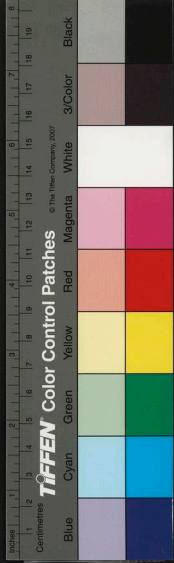
史記上有檇老下有伏龜徐廣云檇音稠左傳八元
八凱有檇戴漢書晁藝文志有公檇生師古曰檇直由
切其字从木霍去病傳有檇余山獨子孟子檇杙之檇
今音濤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而誤也左傳杜預史
曰檇杙凶頑無檇匹也以此証之則檇杙亦當音稠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揜手觸禁之語

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
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
作杜為長

薛瓚注漢引及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
氏黯是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
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
此數條今及家書不載則今之及家書非發家所得
明矣及家書古之逸周書也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即鞠韓詩作侏班孟堅



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隗雍州川也師
古云隗讀與鞠同

漢地理志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育家祠即
堯之二女乎别一人乎古事湮昧傳疑可也

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湯官林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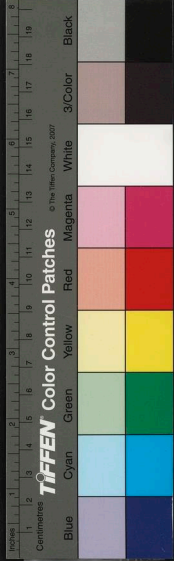
疇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橈官在魚苑

官淮浦官在南海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于諸傳百

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執文葱據
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
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求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
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
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
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
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
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離校所住公廨近于馬
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已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
今豈云隊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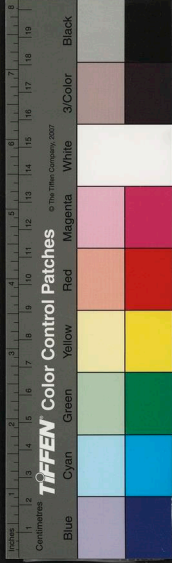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錄孝傳
替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
矣豈世之凶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
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漢食貨志云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
耨顏稻云耨者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
相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之耨六耨而為一畝耨
即畎也呂覽引后稷書曰能使吾土靖而耨谷土乎
又曰上田棄畝不田棄耨又耜搏八寸所以成耨也
又曰畝欲廣以平耨欲小以深以此証之則漢志言

耨田始于后稷有徵齊民要術又載伊尹耨田法
大抵從后稷其稱伊尹者豈尹嘗用后稷之法以訓
民乎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昂中而芋食春秋
元命包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
中收羊宮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周禮注爰以積竹八觔建于兵車說文秘櫜也毛詩
竹秘書工記秦無廬史棘衿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
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
即今之攢竹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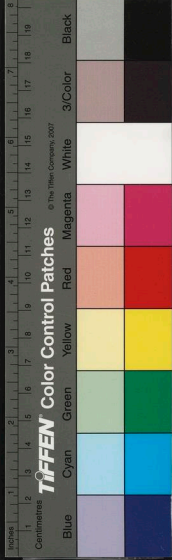
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秦誓。雖則負然。注云云負。毛詩。聊樂我云。石鼓文。君子負獵。負獵。負遊。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改號。窮七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則其諺不始於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為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用書法。混淆。

俗諺。予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筆陣圖。乃平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為義之誤矣。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者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入下。蚕室之類耳。鄭玄習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



名教大矣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兄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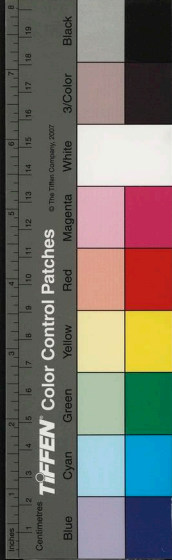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鬼。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為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傳玄鏡賦曰。珥明珠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負賦。皎質皦

鮮玄的點銘。漢律姪變亦謂月事也

宋賞花釣魚和詩。徘徊無別押者。優人有徘徊太多之譏。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楊雄賦有徊徊徨徨。唐松陵詩有徘徊。庾信文有徠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遽謂無耶。

杜子美有從常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蠶繭竹。其皮類繡。豈即此乎。余觀錦竹他無見。惟杜詩有之。劉會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刮目。錦竹亦新。惜無拈出者耳。近閱梅宛陵集。錦竹



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

唐書規影徃賦。即今律文影射之語。

廣雅曰。夠多也。音遺。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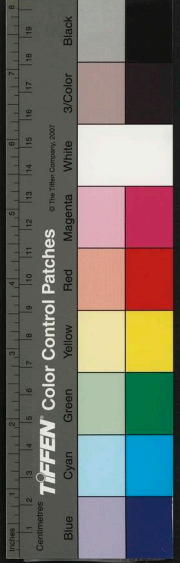
杜詩。聞鷄初賜錦。舞馬更登床。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太梁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之馬。杜氏通典。鳳花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令教

舞馬百駟。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扞轉如飛。或令

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床之語。蓋紀實也。南之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為馬。悵皆後世情。悵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鑄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為悵。悵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啓之南陽。



今之鎬。非來歸之鎬。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

唐天

鑿月河得古缺上有平陸二字明皇改河北縣為平陸縣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

之新都。王莽新都在南陽見後漢書志注

王子玉琫而珽。珽諸侯盪琫而璆。此古禮之言。毛

萇引之以釋詩也。

曹真有名。馱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馱字。

音義與帆同。然亦替矣。

唐李涪云。後魏李昉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

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己有。原其著

述之初。土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

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

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為切要之具。然吳音乖

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得

不為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瘡風而禁。每

啓其口。則語淚啗。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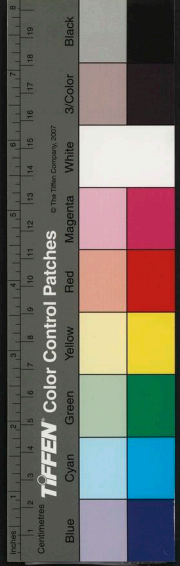
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

讀。鄭詩。典。讀。劉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

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滑。陰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

嫁。牽愁之愁音雷。玉鸞啾啾之啾音銑。皆有據證。非

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左傳謂園人曰，尔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

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劉欣期益州記鸚鵡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蓋即今之鶴頂也。

鍾繇字元常取谷錄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晋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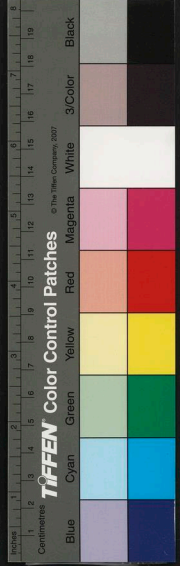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亦有綠池障泥錦之句，又裝潢家以卷縫鐔處為玉池也。

黃山谷詩歲牙初長小兒拳以為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已落第二義矣。

楊雄賦鷓鴣蘇林音殄，頌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鷓鴣伯勞也，蜀童諺有陽雀叫鷓鴣，央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師古之音得矣。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醜，非器也。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藟藟葉也大而紫曰藟藟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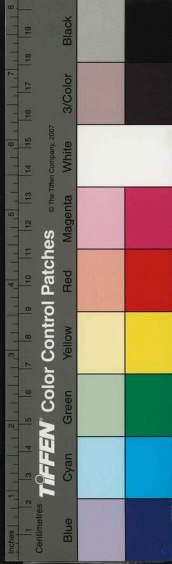
也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水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無實然也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菴彌俗也子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克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菴者又

止借舍者石鼓文作窰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龕詳玉篇皿部有龕息含切覆蓋也考古閣有伯父饋龕龕器名而借為菴舍字也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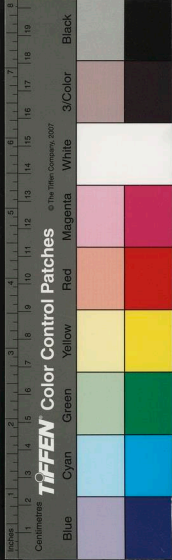
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忤，即不成文。又與道豈二事乎？蓋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窓，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聚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徃徃，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有

抱素拔俗之象。皆究義以成字，非得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于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遙篇，孤鴈賦，並其目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耳。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子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甚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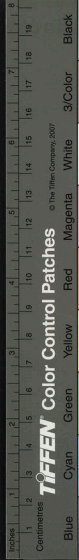


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咲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子而雪之。亦一快哉。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為言。彼也。如

人著衣。選詩繁星衣。青天注。不避。改衣為依。非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為奇寶。多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束皙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墨子太藥有水脂碧。唐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發女船。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為奇絕。遂號為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公第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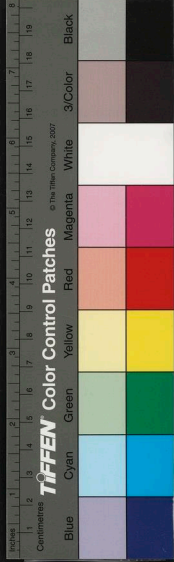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序善開。後漢紀。春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咲，皆訓多也。

郭象莊子注多俊語。如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者不謝，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白用其語為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蘇東坡用其意為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晉人語本自拔俗，沈子玄之韻致乎。宜為李蘇兩公之欣賞也。

古文安為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于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爾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靈臺碑，並以安為焉字。



丹鉛餘錄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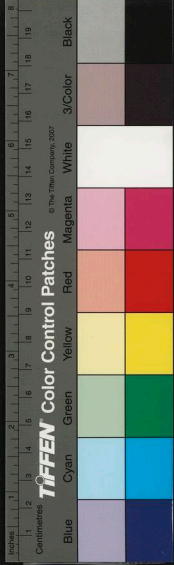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卷之十二

賈誼新書太禹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
藁爾以為民先。剔河而導九岐。斲金江而通九路。說苑
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
義取疏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
工矣。

禹即揮字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予在南
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
鄧川三泊。凡數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湯所在。下必
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始自淨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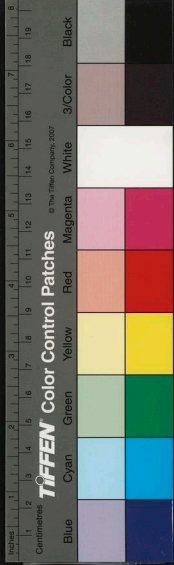
丹鉛餘錄卷之十二

賈誼新書太禹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
藁爾以為民先。剔河而導九岐。斲金江而通九路。說苑
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
義取疏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
工矣。

禹即揮字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予在南
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
鄧川三泊。凡數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湯所在。下必
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始自淨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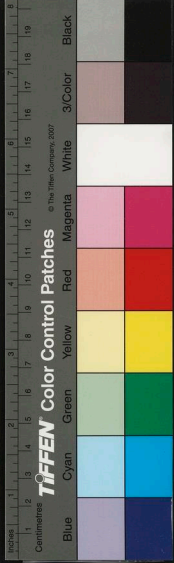


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萊為暖流耳。

周禮重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闕睢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注云王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為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淮南子云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唐王起先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蓑衣而更妍洗列周經覆谷詩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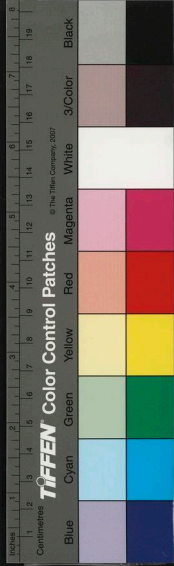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關三代之車獨取殷制
按南史齊志殷有瑞車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為
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
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倚那動
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葭被風髮若結旄馳騁
若驚木熙者舉梧擗據勾柱撓豐條舞扶踈龍從鳥
集搏援攫肆萬象踊躍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
乃始徐行微笑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木熙者
非眇勁淹清漸摩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
賦遠不及也鼓舞今之盤鼓者木熙今之上高竿者
如此下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
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
之地也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產城諸侯之
階後也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字蓋假借字也
又簡文帝曰劉尹茗行有實理茗行亦茗字也今本



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字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鬣剪為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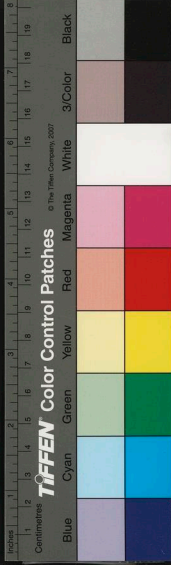
尚書伯圉。說文圉作𠄎。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固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今字書以畊為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

云。居無事時畊於耜。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畊調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曠騎。衛佐小即官。此曠騎之弊也。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櫪。狀花蕊之交。林異色同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李憲長編載元祐西域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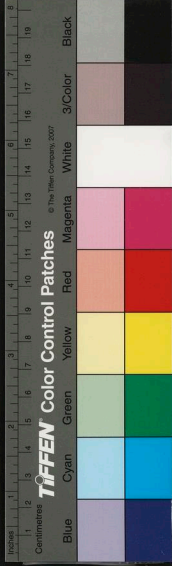
馬云龍顛而鳳鷹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
句亦奇矣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也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
于易也遠則作牧于萊夷近則納桔于甸服此馬政
已見于書矣騷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
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
以阜乘廐校視之以圍牧庾巫設祖牧社步之祭以
謹其本時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庠棧牝牝之
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為之禁
原驅讎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
其中行獨復者乎。

唐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
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
今在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涌如怒也或
作露江非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
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之以福為是養訓作往也致也



今本作表之以福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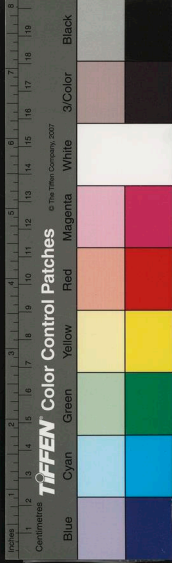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棹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飄搗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飄移鼓搵策杖送罕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聞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泣巷哭造設虛祭想鬼千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吊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揔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直奪胎換骨矣

宋人題釣臺詩曰龍袞新天子羊裘老故人陳白沙竊為已句云七尺羊裘幾鉢兩千秋龍袞共低昂子陵豈有意與龍袞較低昂乎兼句法亦替父不及宋人矣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白沙之詩五言冲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識者少徒



見其七言近體效簡承康節之濼澤至於筋斗樣子
打垂箇裡如禪家呵佛罵祖之語殆是傳燈錄偈子
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謬辭者篇篇皆
附于心學性理則是痴人說夢矣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于生前淺學者相與效其
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為奇絕又有絕可笑者
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語
有滑稽者改作外官谷京宦苞苴詩云贈我兩包陳
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搥腹然定山晚年詩入
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卷兩篇七言如

題王川畫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

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寺偶上蓬萊

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

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

礙牆又如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病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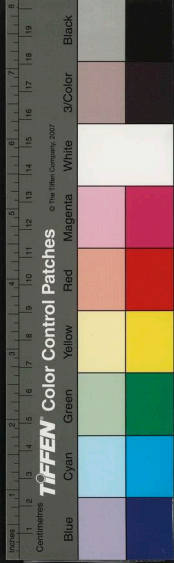
如殘書漢楚燈前鬢草閣江上霧裡詩舟中云千家

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同又秋燈小榻留孤艇疎

兩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

高和沈仲律原字韻云心無牛口干秦穆跡繼龍頭

愧邴原又云藜藿莫道無菜婦蘭畹應誰負屈原



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
東嶠韻云電懸雙眼疑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豈
無湖水其神漢更有溪毛當紫芝畫東山草堂扁云
封題雲卧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
履橘洲歲月有殘基在橫流滌潛蚌角梅迤垂蘿屈
缺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勿交馳次首云沙
苑草非騏驥秣滿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回醉
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其同寂寞著書不獨為
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實鴻不記有家
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許耳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

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笑語風吹
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
久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觀者決不謂定山
作也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為難古刻
之存于今者岫嶠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為
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唐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
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勻無縮
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王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甄
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為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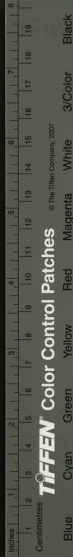


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率比
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
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
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
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
刻之於字下一礮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
有人哉。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
州記。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
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相接。泛舟寒裳。率爾

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窅天合。危巖傾岳。恒有
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後流聲於白雲之上。
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
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
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
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
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
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
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墨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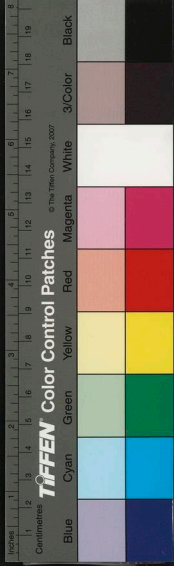


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其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土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潁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南州黃水北有墨山山石

丹鉛錄卷之十二

丹鉛錄卷之十三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逆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鏐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嶺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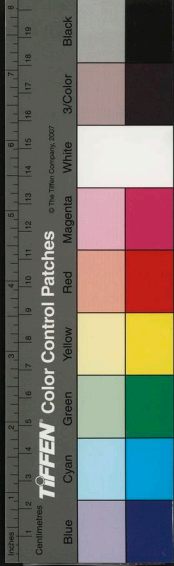


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其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土有曹公石墨數千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潁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南州黃水北有墨山山石

丹鉛錄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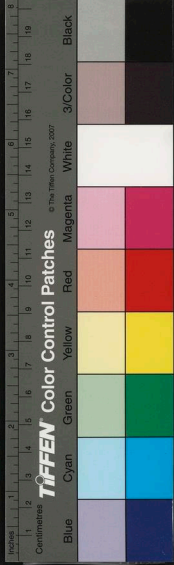
丹鉛錄卷之十三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逆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鏐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嶺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峯又傳在衡山縣雲臺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蕓門觀中後俱亡近張李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見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亦竒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者見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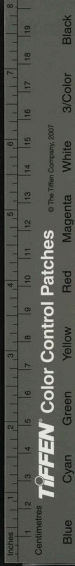
流而明發爾興又族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衷勞餘伸裡櫛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為虜舞水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緦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馮荒漾余乃權六字可辨餘巨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嵩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勳詩烏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嶠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閔如此號曰神禹抑



有由矣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嶺尖
祝融之峯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
鉅萬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
一過紛披芙蓉寨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雪堂朝見
陽輝遲追尋夏載亦石峻封埋古刻蒼苔結拳科倒
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
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助
列箴銘暨款識橫陳駢體和金鑿胡為至寶反棄置
捫撫磨蟻捐烏蟾又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佩

禱搜竒縈秘跡欽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信
有覲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喘嶮阻登陟定是藤葛
籠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貺情深炊老眼增
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施絙七十七字挈螭虎三千
餘歲叢蛇蚺憶昔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蒼椽帝
嗟懷襄浴文命卿佐涪洞分憂憚洲并渚混沒營窟
鳥迹毳近交門簷塌來南雲又北夢直罄西被仍東
漸黃熊三足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龐袖後乘包湖按
王牒前列温洛呈疇龍永奔竄舞那辭胙平成天地
循垂謙華岳泰衡祗鎮定鬱塞昏徙逃喁噉文章綯



爛懸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
泐秦湫詛楚全皆齧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峯
嵒巖吳音迥絕柱黎蘿吊影颺瑟瑟構枏湘娥遺珮
冷班竹山鬼結旗雲翠嶽造物精英忌泄露祗恐羽
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鏤岩壁要使好事傳細繾著書
重訂琳琅譜表帖新耀瓊瑤藏麝煤輕翰蟬翅捐煩
君再寄西飛鷄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跼衡出
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
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如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

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
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尔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
詩傳授字各不同尔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
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
巒登蓋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
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
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尔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
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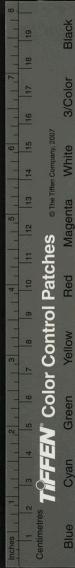
水經注垂隴鄴地有沙城左佩濟瀆又云鮑丘水北



佩謙澤。眇望無垠。又云。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
淫南流。注于渭。水縈紆。謂之佩。自被山帶河。字翻出
而益奇。唐李長吉詩。風為裳。水為佩。又自水經注拈
出語增奇矣。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
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
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
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叙文
也。九圍取育草木為義。節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
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輔則餘八圍
也。圍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
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
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
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
實一義耳。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
藻辨麗。比之宋人卧遊錄。今之玉壺水。豈不天淵子
堂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為一帙。以洗宋人卧遊錄之
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
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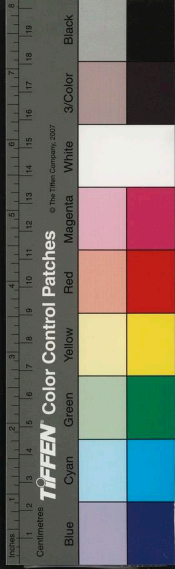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條忽淪沒。別無期。記棘道。謠云。檣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諠。府群玉搜出酸餉惡料。令人嘔噦也。

古者以馬駕車。秦豈豈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九。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師執提云。提謂馬土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為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

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偽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倉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為是。按皇覽云。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牟準作衛觀碑文云。倉頡冢。在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顛金針八分書也。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



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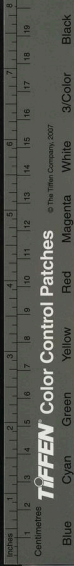
葵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良允感其腴腴其說甚異然咸恒為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葵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嵇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淼茫炎海接皆本於此句。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其辭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兩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杜詩亦可為詩禪也已

漢儒釋經易有畧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丁字書寫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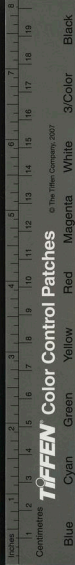


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
不始于秦小篆亦不始于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
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
如禹刻峽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
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媿妁婚姻之約市
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
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
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
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
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種原有古字楷書有今

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
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
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𠄎聖作𠄎盡作𠄎是也由
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
千萬世以下止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
以俟明哲。

再考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
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
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求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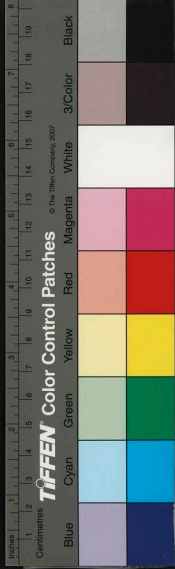


彙考合韻音津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謂土雅壽雅酒間也魏文帝典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王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齋雜志宋時閩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今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愆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常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為使經聖筆亦不能剛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子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



蠻豈伊不懷歸于粉榆。天命不愆。嚳敢以渝。繇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高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松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楊子雲。青州牧箴。在丘之營。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本子雲。

丹鉛餘錄卷之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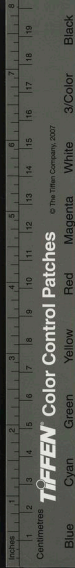
刻丹鉛餘錄序

日表訪升菴子于連。然獲丹鉛餘錄讀之。未竟也。尋升菴子持以過表。訂卷耳。東山詩謂表曰。陟岡飲酒。携僕望。咀非義也。女既歸。土親復結縈。非禮也。吾欲于陟。飲携望。皆謂文王乃后妃。莫念之詞。于親結其縈。作士親解其縈。乃燭出之後。為禮之序。子謂之何。表退而思卷耳。雖託言無害于義可也。考張橫渠詩云。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尊壘為解痛。瘖恨卷耳。元因備酒漿。意與升菴子。今結縈。果在燭出之後。古語多倒解。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考註疏坐



辯纓悅不明不知結義然曰戲樂婦士亦有解縉之
旨遂復諸升菴子曰子之見卓矣升菴子曰盍序之
今同年大方伯南湖王公刻寄表則又彌集矣表是
之讀趨喜無涯他若論百姓昭明為百官之姓證如
喪考妣者三年見古之君喪禮制論魯頌郊祭非始
于成王伯禽證以春秋而辯其白牲之用論子見南
子章為聖人道之不行論先發後聞註為非聖人之
心皆力翼經傳者也論王羲之擅字之淺論韓愈與
大顛書見妄論烈女傳不取徐淑論五代史遺宋令
珣之死皆善闡幽微者也玷玷不同博于蕃露鴟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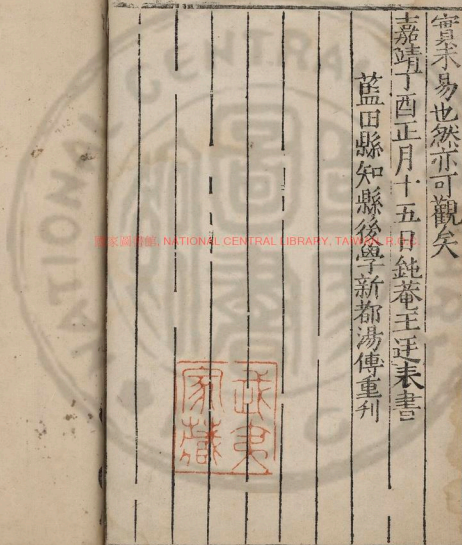
王喬狂躡有二精似豹鼠又若尋檀產城韓蟲賈鳳
肆其削劓者也木熙鬼彈醋溝義嘴笛布其蘇液者
也讀之不覺怡暢心目餘不可殫矣南湖惠我直雲
至矣我升菴子嗜學不倦多所著作若四詩表傳風
雅逸篇選詩外編拾遺附錄古今詩選皇明詩抄古
音畧古音餘蒙韻索隱奇字韻墨池鎖錄古文韻語
赤牘清雅填詞選格古雋韻藻隸駢金石古文水經
碑目考彈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表皆先得之富蘊健
筆繼往覺來方睚睚乎未艾也表幼與升菴子共學
公幸與遊教益茲至欲往從之非其脚也僞而論之



實未易也然亦可觀矣

嘉靖丁酉正月十五日鈍菴王廷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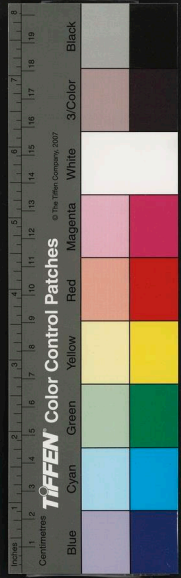
藍田縣知縣後學新都湯傳重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來易也然不可斷矣
丁酉正月十五
藍田縣知縣徐學新都湯傳重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